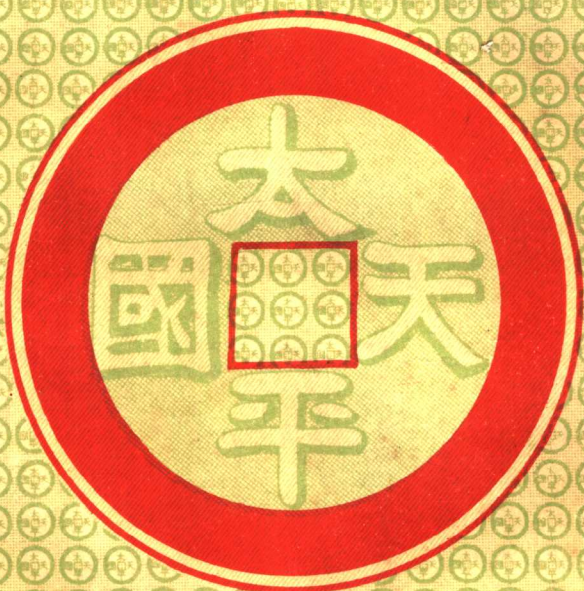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 洪楊演義目次

- 第一回 金田村秀全起事 桂平縣賈公速禍
- 第二回 假慈悲中丞縱賊 劫牢獄邑令盡忠
- 第三回 太平軍傳檄震湖南 向忠武奉旨禦大敵
- 第四回 決河水武昌城陷落 落寶婺江夫人歸天
- 第五回 葉芸來計陷安慶府 陸建瀛失機金陵城
- 第六回 洪秀全南京建天國 向欽差困敵結大營
- 第七回 張國樑巧刺鐵公雞 楊秀清兵困吉巡撫
- 第八回 興王業錢東平獻策 愛子民溫大令顯魂
- 第九回 戰漢陽敗走楊秀清 襲岳州智勝胡林翼

- 第十回 楊秀清擅遣林鳳祥 韋昌輝義誅九千歲
- 第十一回 天國政府內訌解體 歐美列強中立通商
- 第十二回 林威王十日平九郡 太平國一朝喪三將
- 第十三回 張總統計復浦口縣 向大臣兵退丹陽城
- 第十四回 守長江糧台設水路 破廬州英上用火攻
- 第十五回 靖港湘潭小負大勝 武昌漢陽既得旋亡
- 第十六回 塔齊布暑天殞命 羅澤南霧裏受傷
- 第十七回 石達開兵下江西省 周鳳山力扼樟樹鎮
- 第十八回 攻撫州李元度失計 戰景德畢金科陣亡
- 第十九回 丁父憂三詔奪情 復吉安九帥發軔
- 第二十回 胡林翼再收武漢 張玉良力復杭州

- 第二十一回 和大臣驕縱失丹常 李忠王偏師下蘇浙
- 第二十二回 墮九江林啓榮盡節 進三河李續賓輕生
- 第二十三回 曾國藩祁門受圍 左宗棠樂平連捷
- 第二十四回 來外侮英法構兵 幸熱河清君走出
- 第二十五回 迷路途石達開被獲 規安慶程學啓投降
- 第二十六回 多隆阿大勝桐城縣 苗沛霖計誘陳玉成
- 第二十七回 扼要害夜守湖口縣 拔難民偷下南陵城
- 第二十八回 重事權節制四省 奪險要克復諸城
- 第二十九回 破敵壘結寨雨花崗 驅降衆克復寧國府
- 第三十回 滬領事報太平確情 何大將破英法中立
- 第三十一回 圍松江太平窺上海 借洋兵李撫破忠王

第三十二回

趙景賢竭力守孤城

熊得勝計窮降敵國

第三十三回

李世賢敗走衢州

蔣益澧進師東浙

第三十四回

忠侍合兵圍大寨

葆荃力戰守營濠

第三十五回

曾國葆身故雨花臺

李鴻章兵勝四江口

第三十六回

常昭解圍崑新奪獲

齊文反覆華爾忠貞

第三十七回

戰無錫清軍大勝

失江陰小賊獻城

第三十八回

克蘇垣降人齊投首

復無錫敗寇盡成擒

第三十九回

程學啓嘉興殞命

陳坤書常郡被擒

第四十回

左宗棠夜復杭州城

曾國荃解圍石澗埠

第四十一回

服鳩毒洪秀全殉位

拔天京曾國荃成功

第四十二回

幼主就擒太平消滅

功臣受賞清室中興

# 洪楊演義卷三

## 第十五回

靖港湘潭小負大勝

武昌漢陽旣得旋亡

却說儲玫躬追趕區大原。忽山谷中突出一兵。爲首大將。正是曾永照。原來永照在喬口爲王珏所敗。領着殘卒。將取道宵鄉回靖港。這日從山僻小路抄出。正遇大原敗走。官軍在後緊追。永照催軍突出。救應玫躬。連忙分兵迎住。三路人馬互相攻殺。不料斜刺裏一顆鎗彈飛來。擊中玫躬左腦。痛極仆地。部將廖楚良譚碧理十分憤怒。急忙搶回屍首。督兵併力冲殺。永照大原皆不能敵。率衆飛逃。廖譚二將追殺十餘里。方纔收隊回長沙。曾公聞知玫躬逐北陣亡。不勝惋惜。卽日發檄令塔齊布統率陸軍。取道崇陽通城。隨勤隨進。一路赴援武昌。親自統全隊水師戰船。順流而下。直抵岳州。行至中途。

忽然大風陡作。波浪滔天。戰舟斷纜。走錨撞壞多隻。勉強行抵岳州。適值湘撫所派王珏之軍。在羊樓洞爲太平所敗。太平兵乘勝上泝。水陸十餘萬人。漫天蓋地。向岳州殺來。曾國葆楊名聲鄒壽璋等之營。皆係新招之勇。未經戰陣。一聞敵勢浩大。都紛紛潰退入城。太平將領曾天養韋志浚在黃州攻陷吳總督營盤。浮洞庭湖。至岳州。率衆圍住州城。盡銳猛撲。曾公謂水師統將褚汝航等道。城中雖有幾營兵勇。皆不足恃。且此股賊匪。極其凶悍。深恐守兵難支。公可督同彭楊諸營。上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再作道理。汝航領令。卽同玉麟載福等。帶五千水兵登岸。大呼奮擊。無不以一當十。國葆等在城頭望見。連忙開門接應。殺開一條大路。帶了合城軍民。走入省城。分兵登陴守禦。時有貴州候補道胡林翼。因應前湖廣總督之調。帶練勇六百名。由黔赴鄂。行至金口。吳文鎔已經戰歿。爲太平水師阻隔。不能前進。



曾公聞報急調之回湘省。咨請駱中丞支給餉糈。更命林翼添募二千人。與練勇并合成軍。赴上塔市河坪等處追勦。至是長沙戒嚴。曾公以賊兵勢大。急檄調林翼與塔齊布領兵回省城助防。此時太平曾羅韋區諸將已下岳州。將水陸衆軍分爲兩路。曾天養韋志浚帶領陸路由甯鄉趨湘潭。羅大綱曾永照區大原帶領水師以靖港爲老營。千餘號大小戰船當港紮住阻斷官軍。曾公集諸將計議道。靖港爲交通要港。湘東十餘郡縣皆恃以爲轉運之區。今被賊船屯紮。使我水陸兩軍不能聯合倚護。深爲不便。我欲親督全軍與決一戰。諸君以爲可否。玉麟載福同聲道。若論多寡之勢。賊舟何止千號。固屬大相懸殊。惟彼係烏合之衆。我乃節制之師。苟得風水順利。諒不至於失勢。况大人親自臨陣。勇氣自當百倍。門生輩無不努力。曾公大喜。立刻傳令命龍獻琛成名標領二營當前敵。彭玉麟楊載福左右接應。曾公自座

拖罟大般上面高掛一枝帥纛。各營得了號令，解纜開行。順風揚帆，逕向靖港進發。早有探子飛報羅大綱等知道。比及師船進港，早已準備停當。區大原本是粵東沿海人氏，捕魚爲業，水性精通。執着短刀，挺立船頭，背後隨着百餘號戰艦。艦上有二十餘枝短槳，每槳用二人催送，快捷如飛。官軍先鋒龍成二將先至，將戰船一字排開。兩軍相距約有十多丈水面，各用鳥槍銃砲紛紛對擊，互有損傷。區大原用短刀一指衆船，催動櫓槳如箭激一般，直向官軍陣裏衝來。那官軍水勇雖然操練多時，究係初次出仗，閱歷未深，不禁風浪，見賊人不顧性命，將次近身，未免有些心慌意亂。要想轉棹逃隊，伍登時大亂。百號戰船橫冲直撞，自相磕碰。龍成二將旗鼓號令，那裏招呼得到。太平水兵奮勇跳上船頭，亂砍亂擊。官兵大半赴水逃命。二十餘號杉板船用撓鈎搭住，連人連舟一齊奪去。玉麟載福督着後隊，忽見前軍敗潰。

火。速。催。船。接。應。阻。住。追。兵。獻。琛。等。方。能。收。住。餘。船。載。福。與。大。原。迎。頭。相。遇。隔。船。廝。殺。玉。麟。吩。咐。各。兵。不。許。亂。放。鎗。砲。必。賊。船。在。二。十。步。之。內。覷。得。較。準。方。可。施。放。衆。軍。如。法。開。擊。十。鎗。中。竟。有。八。九。命。中。更。兼。彭。楊。二。營。水。勇。其。平。日。訓。練。之。法。比。衆。不。同。所。以。駕。櫓。當。舵。較。他。營。尤。爲。純。熟。雖。是。衆。寡。不。敵。却。仍。不。落。下。風。區。大。原。仗。着。船。多。命。把。數。十。號。巨。艦。併。成。一。排。用。大。擋。牌。遮。住。船。首。以。避。子。彈。張。起。三。道。滿。篷。乘。着。順。風。直。向。東。北。冲。來。玉。麟。看。見。卽。把。令。旗。揮。動。官。軍。戰。船。兩。下。分。開。中。間。讓。出。一。條。大。路。只。等。敵。舟。冲。入。中。央。便。可。四。周。圍。殺。大。原。見。破。了。此。計。慌。令。收。住。風。篷。官。軍。正。在。得。手。之。際。不。料。西。南。風。一。時。大。發。港。中。波。濤。汹。湧。浪。頭。有。五。丈。多。高。翳。蔽。天。日。那。長。龍。杉。板。船。身。都。不。甚。大。篙。櫓。不。能。爲。力。東。歪。西。側。兵。勇。站。立。不。牢。一。應。旗。幟。篷。帆。都。被。吹。倒。賊。船。趁。着。風。勢。鎗。砲。箭。石。似。驟。雨。般。打。來。官。兵。淹。死。打。傷。者。不。計。其。數。載。福。

在舵尾斷後。忽然狂風捲過。被篷脚掃落水。中剛想扳舵上來。一連幾個急浪打去。有二里多遠。尙幸熟諳水性。得以掙扎登岸。曾公在拖罟大船督陣。望見彭楊二營水勇異常精幹。十分贊賞。倏見風急水利。爲賊所乘。歎道。我一番心血。創此水師。詎意天意難回。竟如此一敗塗地。道言未畢。霍的立起。奮身躍入波心。侍從諸人等均未防備。都嚇得手足無措。親兵倪松也顧不得生死。隨着就跳一把拉着衣裾。死命不放。船上從人早將篙楫搭救上去。幸爲時無多。水未入腹。上下衣服都已濕透。褚汝航勸諫道。勝負用兵常事。公何如此輕生。曾公道。我觀今日之敗。非戰之罪。如此西南風是天不欲遽滅此賊也。國運至此。臣子何以生爲。汝航未及答言。玉麟已領着敗殘師船回來。見公衣冠盡濕。問知原故。大聲道。水戰遇風。乃常有之事。今雖敗。輒尙存堅船百號。銳卒數千。安在不可復振。公若率爾輕生。上辜天子洪恩。下負

封翁期望身死而忠孝皆失公何取焉曾公出座謝教忽接湘潭捷報稱水陸兩軍連日大獲全勝焚燬賊船無數踏平賊壘淨盡克復湘潭縣城原來曾天養韋志浚二人既下湘潭卽於湘水上遊拘民船五百多隻用鐵練連貫鎖住伐巨木數百株編成堅柵豎立船上以阻水師救兵陸路分屯湘水兩岸連築十座高壘以爲拒守之計塔齊布率領大軍星馳赴援行至陶冶墩正與太平兵相遇齊布不待敵兵列陣匹馬單刀直盪敵陣東馳西突如入無人之境敵衆刀槍劍戟蜂擁齊上齊布起大砍刀用一個五花蓋頂之勢盤旋飛舞近身敵兵殺死無算刀上帶起的鮮血斑斑點點洒滿身上馬上好似秦良玉蜀錦征袍桃花戰馬一般兩邊陣上觀者無不俯首咋舌詫爲神勇曾天養自恃勇力舉流金鎗飛馬來迎齊布瞋目大呼目眦欲裂放開喉嚨宛如青天起個霹靂曾天養見了也不覺連人和馬倒退數步霎時

間。兩。般。軍。器。攬。在。一。處。但。見。白。的。刀。光。黃。的。鎗。光。不。啻。兩。條。神。龍。在。半。空。中。矢。矯。鬥。有。十。個。回。合。天。養。漸。漸。力。怯。抵。敵。不。住。志。浚。拍。動。坐。騎。上。前。助。戰。齊。布。正。在。酣。戰。之。際。聽。得。馬。蹄。響。處。瞥。見。一。將。前。來。夾。攻。忙。把。韁。繩。一。偏。那。匹。龍。駒。馬。望。左。邊。躡。去。齊。布。身。體。一。個。順。手。抓。住。一。個。賊。兵。對。准。志。浚。劈。面。攢。去。志。浚。猛。覩。一。大。團。飛。來。不。知。何。件。急。忙。望。側。閃。避。恰。巧。擊。中。坐。馬。頭。上。把。右。眼。打。瞎。腦。漿。鮮。血。濺。了。志。浚。一。身。那。馬。負。痛。狂。奔。把。志。浚。掀。下。背。來。齊。布。撇。了。天。養。來。斬。志。浚。志。浚。拚。命。扒。起。雜。在。小。軍。中。逃。生。此。時。太。平。軍。隊。伍。已。被。齊。布。攪。得。大。亂。周。鳳。山。林。源。恩。等。乘。勢。揮。兵。掩。擊。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曾。韋。二。人。飛。逃。進。壘。閉。門。堅。守。齊。布。喝。令。衆。軍。且。慢。歇。力。俟。攻。破。賊。壘。再。行。收。隊。衆。兵。得。了。號。令。勇。氣。百。倍。搖。旗。擊。鼓。直。前。攻。撲。齊。布。跳。下。坐。騎。換。執。短。刀。把。箭。衣。下。裙。煞。在。腰。帶。裏。面。親。冒。矢。石。當。先。領。隊。麾。下。諸。將。見。主。帥。在。

前。那裏還敢畏縮。個個奮不顧身。自午至未。尙未攻破。齊布怒道。你等都是。些酒囊飯袋。如何這般沒用。口中責備。諸將却見他腰背一縮。雙足一拳。身子早已離地。真比飛燕還輕。那四丈多高的敵壘。湧身一躍。轉眼間已登壘頂。太平兵倉皇愕顧。驚爲自天而下。發一聲喊。各自奔逃。官軍諸將見主帥先登。怎敢怠慢。就在齊布躍上之處。佈好軟梯。陸續都上壘牆。韋曾二人不敢迎敵。喪膽而逃。未及天黑。湘水南岸五壘一律掃平。方始鳴金收兵。齊布回進後帳。更換衣服。那外血內汗。已數層黏成一片。件件染作殷紅之色。從人無不歎服。此時官軍直逼湘潭城下。城中洵懼。乘夜縱火而遁。瞭望軍士見城中幾處火起。報進大營。齊布恐其有計。傳令各營不得妄動。俟至天明。再探虛實。到了次晨。探子稟稱。賊已宵遁。城內空虛無人。齊布卽令林源恩入城撫慰居民。又會合水師。將湘江中木城船隻。盡數燒毀。北岸五壘太平。

兵亦空壁遁去。湘潭縣境水陸肅清。卽命報馬先到省垣報捷。大軍隨後整  
旅凱還。時曾公水軍已回長沙。齊布進中軍相見。曾公撫勞道。賊人逞亂似  
來從未受着。深創今將軍得此大勝。足使賊人破膽。嗣後不敢正視湖南將  
軍之功偉矣。齊布唯唯遜謝。自歸本營。曾公重整水陸各軍。將靖港損壞船  
隻入廠修治。晨夕加意操演。講求走陣駕駛之法。因謂諸將道。吾水陸萬人  
軍非不多。而遇賊卽潰。岳州之敗。水師拒敵者。楊載福一營。湘潭之戰。陸師  
塔齊布兩營。水師楊載福兩營。由此觀之。益見兵貴精而不貴多。吾將效諸  
葛武侯祁山之敗。減兵省食。勤求已過。以冀復振。彭玉麟道。竊觀古人用兵  
必先明功罪。賞罰。今吾師辦事每每嚴於責己。寬於責人。雖屬聖賢忠恕之  
道。然以之用兵。得毋失之過厚。曾公道。君言固是。但我亦有不得已之苦衷。  
現今時事艱難。賢人君子大半潛伏。我以義聲倡導。鄉人同履危亡之地。諸



君。從。我。之。初。非。以。利。動。也。故。於。法。亦。有。所。難。施。卽。兩。次。所。以。致。敗。亦。未。始。不。由。於。此。今。將。水。陸。兩。軍。嚴。汰。另。募。重。整。規。模。一。俟。料。理。完。竣。卽。當。星。夜。遣。征。警。滅。此。賊。以。雪。挫。敗。之。恥。以。贖。遲。延。之。罪。師。生。二。人。正。在。談。論。軍。務。適。值。鄂。省。探。子。回。來。報。稱。湖。北。賊。人。由。宜。昌。枝。江。松。滋。等。郡。縣。入。太。平。口。與。西。湖。賊。合。連。陷。澧。州。安。鄉。諸。城。湖。北。巡。撫。青。麟。因。城。中。糧。盡。率。部。下。兵。勇。棄。城。走。入。湖。南。一。路。踐。踏。田。禾。搶。劫。食。物。現。在。離。長。沙。不。過。十。餘。里。了。武。昌。省。城。因。無。人。守。把。刻。已。復。爲。賊。踞。曾。公。聽。報。駭。然。道。有。這。等。事。顧。玉。麟。道。封。疆。大。吏。棄。城。遁。走。實。乃。未。有。之。奇。聞。這。青。撫。台。枉。食。厚。祿。如。此。貪。生。怕。死。真。狗。彘。之。不。如。只。可。惜。長。江。上。游。重。地。復。爲。賊。踞。於。軍。務。大。有。關。礙。耳。道。言。未。了。忽。報。駱。大。人。遣。丁。相。請。曾。公。急。詣。撫。轅。原。來。就。爲。青。麟。之。事。請。公。商。議。公。勸。駱。中。丞。籌。給。萬。金。撫。遣。帶。來。兵。勇。免。致。沿。途。滋。事。擾。累。百。姓。駱。公。從。其。議。卽。將。鄂。兵。

遣散。不准青麟入長沙城。命在荊州安置。消息報到朝廷。天子震怒。發下硃批。青麟越境偷生。何辭以免。著官文沿途正法。以儆官邪。欽此。看官須知。人誰不死。死節爲忠義之尤。弃世有光。青麟以封圻大吏。棄城苟活。固屬罪不容誅。況乎欲求免死而仍不免身。首異處反落了千載惡名。以視守城盡節諸臣。固孰得而孰失。耶。死有泰山鴻毛之別者。正謂此耳。滿洲官吏養尊處優。積弱至此。無怪清廷翩然變計。以官爵籠絡漢人。假以殺人之權。使演成同種相殘之慘劇也。閑話慢題。却說青麟既誅。武漢旋失。曾公整軍東下。水師分三起。先遣褚汝航率砲船四營當前敵。陸師亦分三起。以塔齊布爲中路。駐新牆。胡林翼等由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等由東路趨崇通。三路軍馬風馳雨驟。直指岳州。太平兵聞官軍大至。棄常德澧州。併力守岳州。曾公檄羅澤南周鳳山率兵助攻。隨將州城克復。大軍直至城陵磯。區大原率

數百號戰船。當江截住。褚汝航指揮羣艦。於狂風巨浪中。排砲猛擊。區兵敗走。師船乘勝逐北。值南風陡作。人力難施。師船不能回營。爲區所乘。汝航及夏鑾諸殿元。何鎮邦等。前後戰歿。幸楊載福。鄒世琦。各帶數十小艇。從支港截出救應。方得收船回轉。三日之後。風平浪靜。天氣清明。塔齊布。羅澤南。督率陸軍。會同李孟羣。楊載福等。水陸夾擊。將沿江兩岸敵壘。悉數燬平。窮追二百餘里。至嘉魚縣境。大原永照等。率衆東竄。官軍乘勝而下。搜捕沿江。漢港敵船。盡會公進駐金口。聚集諸將。商取武昌之澤。南袖圖進道。洪山。花園。兩路。皆賊重兵所在。花園。瀕江。環城。尤爲賊勢所注。賊壘九座。每座約數千人。長壕巨障。袤延數里。我所部不滿三千。以當洪山之賊。有餘以擊花園。不足請與塔將軍分任之。洪山。花園。賊壘。破武昌。無自固之勢。賊將自遁。無憂也。曾公喜道。羅君勝。算虜在我目中矣。花園賊壘。仍煩君一行。請加派兵二

千以助君。澤南欣然領諾。公卽遣林源恩、鄧輔綸率本部兵隨澤南東征。澤南部署停當。辭別曾公。卽日拔寨起程。曾公恐陸軍紮營未定。壘內乘機遽來攻撲。復令載福率水師二千。戰船百號。一路互相倚護。行至河泊山。離花園僅三里多路。江邊太平守將秦自明領着數十只小漁划。見清兵戰艦重笨。仗着小划行走如飛。直前搏戰。忽見官軍陣後轉出一隊杉板船。進退周旋十分靈捷。管帶哨弁朱楚成、蔣連安、驍勇異常。船上鎗砲皆無虛發。太平兵中彈落江者。不計其數。慌忙撥船退走。水師運動篙槳。舟如矢激。直追至鸚鵡洲。漢陽鮎魚套等處。奪獲數十號敵船。同時岸上陸軍亦與輔王、楊輔清接仗。正在不分勝負之際。太平軍瞥見清軍水師已出其下。恐爲鈔後夾擊。立時驚慌。無心迎拒。澤南見敵陣散亂。趁勢揮軍掩殺。鄧輔綸飛馬掄刀直前衝突。幾獲輔清。太平兵不支棄營而去。澤南命將敵營燒去。統兵直逼

壘下。令軍士各持鳥槍。裝滿子藥。伏地而行。既近賊壘。乃起立。施槍。太平兵亦在壘上。開槍還擊。相持許久。兩有損傷。澤南在陣前督戰。思得一計。令分三人爲一隊。一人持牌遮護。以防壘上箭石。二人執槍。施擊。軍士依計而行。果然打死許多敵兵。只是敵壘築牆三重。高可盈丈。外濠三層。引江水灌之。深可滅頂。濠中竹簽密佈。平時出入必用釣橋。此時不能飛越。比及清軍施搭浮橋。槍聲略歇。太平兵早又站滿牆邊。澤南見了。又命每隊後面另添四人。以二人背負雲梯。二人支搭竹橋。一面仍令前隊施槍轟擊。林源恩飛身下馬。至壕邊指點軍士。編成三座浮橋。衆軍渡過深壕。倚牆安設雲梯。壘上軍兵見清軍已逼牆外。心中漸懼。守禦不力。澤南擂鼓催督。益急。源恩不避矢石。立梯旁監視。軍士有上而復下者。拔刀立斬。由是弁勇無敢少却前者。既殫後者。復登。自辰時攻至未時。九壘皆克。楊秦二將率殘兵退入省城。閉

門拒守。塔齊布另從他道。攻克洪山水陸清兵。皆薄武昌城。環城諸壘悉破。秦自明對輔王道。此城所恃以爲守者。洪山花園兩路耳。今皆爲妖兵所破。險要盡失。決難守。把若待打破城池。束手待斃。悔之莫及。不如退往江西。投翼王石千歲。聞得彼處軍勢頗振。諒必相容。不知大王意下如何。輔清道。我亦知困守此城。終非善策。但羅妖頭的用兵。非比別人。倘若退出之時。被他率兵追趕。或於要路設伏。我軍勢敗。思歸各無鬪志。那時無人抵擋。豈非反爲所擒。所以躊躇未決。自明道。此固可慮。尙幸清軍僅圍西南二門。現值下絃之際。月色朦朧。若悄悄開東門出去。保無知覺。輔清道。此城與漢陽相爲犄角。我軍一走。漢陽孤立無援。又當如何呢。自明道。那也顧不得許多。幸得我們此去。必從漢陽經過。就招呼該處弟兄同行便了。輔清嘆口氣道。只是可惜。二處緊要城池。得而復失。卽傳令料理行裝。乘夜起程。留下數十名本

城降民。在城頭打更點砲。俾清軍不疑。免來追趕。到了二更過後。二人登西門探望。見清營毫無動靜。方放大膽子。開了東門。率衆向漢陽而去。一路上人不駐足。馬不停蹄。到了漢陽城外。那裏守將李世鑣。方纔接到武昌密信。約他同遁。早將城中儲蓄裝載停當。此時兩兵合爲一起。退往江西。投石達開去了。再說湘軍營中規矩。起得極早。每日雞聲再鳴。將士一律起身。這日五更時分。澤南正在帳中盥洗。聽得城上刁斗之聲。鑼鑼不絕。間着還有砲聲。斷續就凝神側耳細聽。片時笑謂衆將道。賊已遁矣。諸將共問何以見得。澤南道。城上乃守賊屯聚之所。更點定然嚴肅。今鑼鑼亂擊。露出慌張之狀。其無號令可知。且礮聲不帶殺氣。我料必是空城。諸君不信。往觀便知虛實。卽令部將彭三元出營探視。須臾三元回報。稱城上虛插旌旗。祇有十幾個賊兵。在彼交頭接耳。望見我軍出隊。都驚竄下城。請令定奪。澤南道。賊旣宵

遁必向漢陽一帶而去。彼以武漢二處遙爲聲援。今武昌旣失。漢賊勢難久踞。或者昨晚併隊同逃。亦未可知。該處有楊厚庵水師停泊。明晨定有好音到來。諸將聽了。疑信參半。闔營吃畢早飯。漸漸紅日東升。忽得漢陽捷報。知太平兵於四更時分棄城遁去。水師收復郡城。諸將無不服澤南有先見之明。澤南率大軍入城。那數十名殘卒大開城門。香花跪道而迎。羣稱是本城百姓被賊人逼脅不得已而相從。求大人洪恩開釋。澤南遂名察審。果然都係本處土民。吩咐一一釋放。安民已畢。命鄧輔綸林源恩權時鎮守。俟新任巡撫到時再行交割。自己統本部兵向蘄州等處進剿。捷書到了北京。各加官晉秩。簡派陶恩培爲湖北巡撫。恩培得旨。卽日馳赴武昌。鄧將二將交割回軍。陶公接印視事。舉辦一切善後事宜。那武漢乃長江上遊。爲兩軍必爭之地。旋得旋亡。屢經兵燹。所以垣墉損壞。民戶凋零。城外花園洪山等處。



斷戈滿地，白骨成堆，燒殘的瓦礫，壘牆高低，斷續堆積數里，斜陽衰草無限荒涼，令人可感。陶公簡練軍實，儲蓄錢糧，以防太平人馬再來侵犯。時兩湖總督楊需駐軍黃州，到了次年正月，皖南之太平兵大舉又入湖北，楊需屢蹶不振，退守德安。武漢大震，曾公急遣胡林翼、王國才、石清吉等率精兵六千名回援武漢，另派道員李孟羣以舟師四十號援蘄黃，諸將領令分道馳入鄂省，水陸堵禦，皖軍不能得志，復回安徽。不料甫隔三月，江西翼王石達開派手下羅大綱、紀秀明、曾永照等由富池口渡江而南，連下興國、通山、崇陽、通城、咸甯等州縣。太平軍勢復盛，武昌戒嚴，陶巡撫飛書告急，曾帥檄促副將王國才由武昌一路轉戰而西，無如敵勢浩大，清軍又繞道而行，不能速達。國才甫至半途，武漢已於二月十七日又入太平軍之手。陶巡撫恩培自縊於大堂之上，太平軍進了省城，大綱領兵鎮守，紀曾二將帶了大隊沂

漢而上。由岳家口仙桃鎮進窺荆襄。清廷詔授胡林翼爲湖北布政。署理巡撫。林翼同李孟羣彭玉麟。水陸扼紮紀曾二將連戰不利。乃改道西下。德安楊霈失機。敗走退入襄陽。湘南邊防緊急。駱巡撫遣人告急於曾公。時曾公因籌整內湖水師。駐紮江西南昌。聞得桑梓有警。卽命塔齊布回救湖南。正是。

上游鎖鑰嚴江漢。大將旌旗下洞庭。

未知齊布勝負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塔齊布暑天殞命 羅澤南霧裏受傷

却說曾公因桑梓有警。檄令塔齊布赴辰沅一帶勦賊。是時齊布正在擂鼓台。與太平天將曾天養相持。那擂鼓台的形勢。左邊是城陵磯。右邊是大江中央一片平原。兩軍分南北對壘。天養帶領四五萬精兵。背河列陣。見官兵

不過數千。心易其少。把流金鏡一擺。揮兵衝殺將來。疾如風雨。銳不可當。槍砲隆隆。震動山谷。濃煙白霧。滾滾直上。雲霄硝磺。氣聞至數里。清軍見敵兵勇猛。望後稍却。齊布身坐皮椅。一卒牽着戰馬。一卒搨着大刀。在要路口鎮住。身旁僅存數十人。毫無畏懼之色。哨弁楊名聲等。見主將身臨危地。連忙喝住衆兵。不許退縮。翻身重復殺回。那太平兵素懼齊布神威。不敢十分逼近。但把洋槍亂箭。遠遠打來。齊布猛然離身。離座躍上馬背。怒聲雷動。倒提大砍刀。兩足把葵花蹬。一踢那匹龍駒馬。領鬃直豎。一聲長嘶。四蹄騰蹕。逕向箭林煙網中衝來。背後百餘名親兵。緊跟馬尾。衝到敵陣中。堅劈面撞見曾天養。天養見一隊清兵殺到。當先大將正是塔齊布。自思先下手爲強。忙起流金鑑當頭蓋下。齊布怒目切齒。舉大砍刀望上一迎。那刀上的環口恰恰。絞在金鑑節上。只因用力太猛。擊得火星亂迸。天養覺得軍器一鬆。好似

在手中奪去一般那柄流金鎗飛去數十步斜插青草地上身不由主隨着  
 丟鎗的餘勢上半個身子往前一合連人和馬直躡過來與齊布撞個滿懷  
 齊布正要收轉大刀却因兩馬已經相並刀桿太長不能割轉就腰間抽出  
 佩劍順手砍去好一個斗大頭顱坪然落地親兵趕上揪住長髮拾起首級  
 齊布也不插好寶劍一手提刀一手握劍在陣中往來馳驟揚名聲催動後  
 軍乘勢捲來敵兵奔逃但係背水爲陣後面是條大河雖有幾座浮橋那裏  
 容得許多人馬一時自相排擠落河而死者不計其數清軍追殺數里直追  
 至塘橋以北方始回營齊布命將天養首級傳示湘鄂各處以示其威軍士  
 見其碩大無朋用秤一權竟有十五六斤之多所以天養在日太平軍中皆  
 稱爲曾大頭至今武昌一帶猶無人不知這日齊布接到曾侍郎飛檄促令  
 回湘防堵卽命軍士拔寨起程行近蒲圻縣地方又得湘撫公文知胡林翼

彭玉麟、王國才等水陸各軍屢獲勝仗，窺伺荆襄之賊，回竄武昌。湖北防務解嚴，齊布聞此信息，乃不入湖南，率兵取道大冶縣，直臨大江。一路沿江東下，連破敵兵於鄔穴、鎮田家、鎮等處，乘勝抵富池口。齊布不待立營，督衆逕趨敵壘。半日之間，踏破堅壘十二座，收復廣濟、黃梅二縣。遂與羅澤南之兵相會，二將合兵，破敵於孔隴驛。復連捷於小池口、澤南，自往攻湖口。齊布率師南渡，駐營九江南門亢公灣。城內守將林啓容十分堅忍，守禦得法。官軍百計環攻，未能遽克。相持至次年夏季時，正六月中旬，天氣極其溽暑，更兼久旱不雨，較往年更熱數倍。日間陽光逼鑠，火傘高張，那旂竿尖上錫頂都消鎔掛下，炎威之酷烈可想而知。齊布身體雄壯，畏熱愈甚，每日陞帳理事，又不便露體赤身，只穿一件哆囉麻箭衣，尙覺汗流不止。紮營的地方適又附近水草，每當晚間臨睡，若垂下羅幃，四圍密不通風，覺得鬱悶異常。若掛

起帳鉤蚊蟲又攢肌吮嘍奇癢難當只得在營中隙地設一竹榻晚間納涼假寐輒至天明那半夜的霜露何等利害當時雖覺涼爽但陰冷之氣早從毛孔中侵入骨髓到了七月中旬已露宿三十餘天是年適逢閏七月故當中元時候尙是夏令的節氣末伏還未過盡天時實在炎熱這日又出營開仗大敗敵兵於新壩齊布當先逐北在烈日中奔馳十餘里及至收隊歸營身上幾層紗衣都被汗水濕透如在水中撈起一般齊布生來性急不等汗乾卽脫去渾身衣服吩咐從人用力揮扇取過冰凍冷水連飲四五大碗方覺心清神爽左右獻上酒肉麵包又復飽餐一頓覺得有些困倦便往榻上酣寢豈知連宵所受的寒氣爲暑熱束住在內無從宣洩而脫衣揮扇時又將陣上所受的暑氣隨汗收進兼之酒肉麵粉等物被冷水凝結不能消化寒暑食三項交互臟腑之中任你是銅人鐵漢亦當侵蝕成疾何況齊布雖

屬強壯。究係骨肉之軀。焉能保得不病。更加所經過的地方。死屍載道。久未掩埋。一股腐爛臭穢之氣。釀成疫癘。齊布滿身。汗出正在毛骨開張之際。從鼻孔引入心經。諸疾一齊發作。睡到薄暮時分。自覺頭昏口渴。坐臥不甯。還認是鞍馬勞頓。毫不介意。不料隔了片刻。頓然胸中作泛。嘔心不止。接連着腹中絞痛非常。急命扶起登廁。立時上吐下瀉。筋脈拘攣。眼前金花亂轉。覺天旋地動。心旌搖搖。身子如在雲霧之中。諸將見此情形。知是霍亂之症。忙將臥龍丹行軍散等藥。或吹入鼻孔。或溫湯吞服。無奈諸藥雜投。毫無效驗。依然大吐大瀉。看齊布時。但見指甲唇皮都成灰白之色。臂間腿際的實肉。竟至漸漸寬落。闔營惶急。派人四出。求請名醫。九江城外十餘個有名醫士。一齊請到。又有畫辰州符的王半仙。素稱專治時疫痧氣。亦肩輿至營。各各入內診畢脈息。議論不一。有說是火包寒的。宜用廣藿青蒿等藥。有說是寒

包火的宜用蒼朮白芷等藥。爭辯紛紛，莫衷一是。衆將看齊布時，吐瀉得四肢癱軟，一息慙慙，忽然大喝一聲，從枕上奮然躍起，跳下床來，把帳上挂的短刀搶在手中，望外就走，嚇得左右不解其故，連忙上前扶持齊布，曠日厲聲道：「你等快些放手！我要帶十萬大兵殺往金陵，斬去洪逆首級，騰雲到北京金鑾殿上獻給皇上，兩臂向左右一分，竟不知何處來的氣力，六七個人，個個東倒西歪。衆將知是發狂，過來死命抱住，齊布暴躁如雷，口口聲聲要到金陵，斬洪逆看官，這些說話，雖然是病中譫語，却真是齊布生平之志。正與宗澤臨終時大呼過河者相同。後來予諡壯武，實實不愧此二字。且勿論其處境如何，但願中國的將領皆有這一個志氣，那便武將四隻腳的徽號不致被外人譏誚國勢也。早能轉弱爲強了。衆將將齊布扶置榻上，四周防護，那畫辰州符的王半仙左手持了一碗清水，右手捏着一莖麥，柴心紫



成活結好似小兒頑耍的雞雞掛對着楊上捻訣禹步口中喃喃誦咒向東南方吸氣三口高聲喝道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喝了滿嘴清水連噴數次衆將看齊布時竟不胡言亂語閉目靜睡都稱讚王半仙符咒之効豈知方纔是肝火上炎故此熱極發狂此時火氣略平自然神魂安定那裏是甚麼符咒之力大抵江湖術士愚人之術都是適逢其會僥倖見効不值識者一笑王半仙得意洋洋又裁了半張黃紙取過一枝淨筆飽蘸硃砂畫成一道符籙上面都是些兩字頭的字衆人皆不能識半仙取火燒爲灰末命用溫水沖服其時齊布已經人事不知牙關緊閉勉強撬開灌下衆醫生亦擬就兩張方子一張是主宣泄一張是主溫降衆將躊躇莫決不知服那張的好正在六神無主忽報名醫李如白先生來到原來這李如白乃蘇州葉天士的弟子在天士案頭從遊二十餘年盡得其妙無論風癆臟腑疑

難諸症。一經如白醫治。無不手到春回。真有起死回生之術。只是性喜清淨。並不懸壺問世。因愛廬山山水之勝。在匡廬峯頂結茅居住。足跡韜藏。不履城市。有時偶然高興。爲人診視。從不受分毫謝儀。這日從杭州回來。舟過九江。偶到藥肆中配製幾味藥料。恰遇塔營侍者同在鋪中持方贖藥。如白看見脈案。知是危險痧症。因聞齊布乃一員長勝大將治軍甚嚴。無清將縱兵虐民的惡習。便動了割股之心。飄然步行至營。自通姓名。願爲醫治。衆人聞報。久慕如白。乃神醫國手。都大喜道。救星至矣。急令大開營門。迎接進內。不及套敘寒暄。略將起病緣由。大概述說幾句。卽請入房診脈。如白甫跨進門。一眼望見齊布。面如白紙。顴肉盡消。心中暗暗吃驚。就在床沿坐定。把病人右手拉出。攔在幾本書上。按着寸關尺三部。凝神數息。細細揣摩。衆人都聲歎無聲。屏氣而立。但見如白切着脈息。只是閉目搖頭。又換左手診了片刻。

起身出外。衆將隨着來到客房。如白連聲嘆息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衆人慌忙問故，如白道：「軍門之疾，名爲時行霍亂，乃係受寒太甚，深入太陽陽明兩經，新近又受暑熱，致肝腎不和水火相鬥，癘疫之氣乘虛而入，刻下元氣已傷，七竅盡塞，雖有扁盧無能爲力矣。諸將懇求立方，如白堅稱不必，長歎告別而去。幾個見幾的醫生見李如白，尚且不敢擬方，知難挽回，紛紛自去。還有幾個不知死活的，在那裏盲談瞎論，廷至當晚三更，湖南提督塔公奄然歸天。齊布平日軍令雖嚴，而待下極有恩惠，與士卒同其甘苦，闔營得了凶信，頓時哭聲震地。鄒壽璋、楊名聲等遣人飛報南康，曾公聞訃，揮淚道：「智享隨我多年，深相倚重，一旦長逝，軍中失一威望之將，我亦損一右臂矣。即日馳抵九江，諸將接着，訴說備細病情，曾公見了齊布屍首，撫床慟哭一場。因天氣尚熱，不能耽擱，次日置辦上號沙枋，從豐殮殮，其弟兀爾松隨軍在

營便令扶柩回旗所帶陸軍派周鳳山接統仍駐九江城外處置已畢曾公  
卽回南康檄令李元度蕭捷三會合水師進攻湖口敵壘元度設伏誘敵連  
破敵壘四座水師砲船乘勝駛出大江追至青山相近太平兵回船迎戰蕭  
捷三立船頭督陣偶不經心失足墮水比及從人救起已經氣絕身亡所部  
水師退泊青山營中失了主將軍士大譁曾公從南康馳至撫慰其衆軍心  
方安隔了數日曾公親督全軍進擊湖口縣城城兵堅守屢攻不拔心下悶  
悶不樂時羅澤南之軍連破敵於梁口乾坑鰲嶺雞鳴山等處斬馘數千級  
又克復義寧州城軍威大振澤南遣人報捷乘便上書陳利病略謂東南大  
勢尤在武昌得武昌乃可控制江皖江西亦有所屏蔽株守江西如坐囊中  
日與賊搏戰無益大局請率所部由義寧出崇陽進援武昌引軍東下以取  
建瓶之勢而後內湖水師與外江聲息可通進攻九江始有把握此時但留

周鳳山一軍駐江西以緩賊勢必俟武昌克復大軍全注九江東南大局乃有轉機云云曾公閱畢將來書傳示左右因謂郭嵩燾道羅山以一書生善於用兵如此可愛可敬今觀此番議論於全局成敗機關洞若觀火真乃切中時勢之言嵩燾道武昌天府之地固用兵者所必爭羅公之言實係勝算但函牘往來曲折未能盡達公既以爲可用速宜召之來營面商一切曾公從之卽備檄文召澤南至南康澤南不敢延緩立刻束裝選了一匹快馬不帶一個從人單騎奔馳四十里次日午牌時分已抵大營進中軍相見畢澤南先開言道昨日所上條陳蒙滌公不以芻蕘見棄使來面受機宜澤南連日偵探賊人消息知崇陽通城等踞賊皆不甚悍潤芝中丞目下駐軍金口扼紮要衝惟羊樓司濠頭堡二處賊人皆用重兵把守倘能破得羊濠之賊與潤公之兵會合共搗武昌必有幾分把握曾公道足下高論於賊人形勢

虛實。朗若列眉。我安敢不從。但當此重任。非公不可。我當檄令寶勇三營。助公西行。以壯軍威。澤南應聲願往。時適劉蓉在座。謂曾帥道。公所賴以轉戰者。塔羅兩君。今塔公已亡。諸將可恃。獨羅公又資之遠行。脫有急難。誰堪使者。曾公道。公言固是。吾亦知之。審矣。然計東南大局。宜如此。今俱困江西。無益。苟仗朝廷威福。此軍幸克武昌。天下大勢。猶可爲吾。雖困猶榮也。澤南起身告別。因謂曾公道。我軍局勢未振。雖得湖口。無濟于事。且數攻亦勞兵力。公宜戒諸將。堅持勿動。公悉從之。目送澤南出營。劉蓉亦偕嵩燾。送至柴桑村。三人並馬而行。一路談談講講。劉蓉道。江西三面距賊。諸營無一可恃。此軍去後。必不能支。計將安出。澤南道。曾公所治水師。幸能自立。但留曾公一人。均無足計。嵩燾道。曾公意求有益於天下大局。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澤南道。天苟未亡。木朝此老。必不死。相與歎息而別。嵩燾自回南康。澤

南部署援鄂之師。自領中營。以李續賓領右營。劉蓉領左營。以彭三元。曹承堯。分領寶勇營。合爲五千人。由義寧逕趨通城。城內太平守將竇老七。本係湖北流民。手下都是烏合之衆。聞得大隊官軍殺到。嚇得屁滾尿流。那敢迎拒。穿城逃至崇陽。三元承堯率前鋒軍入城。澤南後軍繼至。歇力三日。進攻崇陽。崇陽自竇老七潰入之後。軍心慌亂。城池又屢經兵火。坍塌不堪。彭三元不顧矢石。奮勇先登。承堯督衆隨之。守兵亦開東門遁去。官軍不滿旬日。連克二城。功成。意外勇銳百倍。澤南心中甚喜。犒賞三軍。正要發兵進取。忽報湖南援鄂之師。潰於羊樓司。統將江忠濟陣亡。澤南急遣李續賓帶本部右營人馬。進勦羊樓司。彭三元李杏春帶寶勇一千名。進勦濠頭堡。那濠頭在蒲圻縣西北。爲入鄂一條僻道。山徑迂曲。樹木叢森。守堡主將就是曾永照。這日探知清軍將至。豫遣手下驍目潘全志龔仁等。分兩路埋伏。三元疊

獲大勝。逞着一股驕氣。那裏把敵兵放在心上。率領五百精卒。舞動板斧。著地捲來。正遇曾永照。也不答話。舉斧直劈過去。永照急架忙迎。二騎相交。盤旋來往。正在大呼酣戰之際。忽然樹林中一聲號砲。一彪兵衝出。領頭的正。是襲仁。望官軍背後殺來。三元情知中計。不敢戀戰。虛砍一斧。撥馬望後隊殺去。襲仁當先攔阻。把手中大刀起了個枯樹盤根之勢。想砍三元馬足。三元隔過大刀。順手倒轉斧柄。橫掃過去。擊中襲仁右臂。負痛閃開。三元趁此機會。拍馬衝出重圍。招呼衆軍向西敗走。永照那裏肯捨。率衆奮力緊迫。李杏春督五百後軍。恰來接應。兩下接住廝殺。呼聲動天。不料潘全志等候已久。領兵從山徑截出。圍裏將來。此時清軍已人困馬乏。被這枝生力軍馬刀砍劍擊。傷折無算。三元杏春左衝右突。不能殺出。竟被射死陣中。帶來一千名寶勇。僅存四百餘人。敗卒報至崇陽。澤南聞彭李殉難。不勝悲悼。所遺勇



丁卽命歸普承堯獨統。是時李續賓之兵在羊樓司。屢攻未克。澤南親督大軍進擊羊樓。申明約束。激勵衆軍將士。人人感奮。願効死力。人馬如疾風。怒濤。太平兵駭愕不及抵禦。棄壘狂奔。澤南催兵追襲。吩咐且慢駐足。出其不意。疾抵蒲圻。不待安營。直前攻撲。劉蓉之弟劉蕃首先攀堞登城。不防斜刺裏飛過一顆砲彈。洞脅而死。劉蓉悲忿交加。督攻益急。鄒世琦、普承堯等先後上城。城上守軍已亂。守將石化順難以抵禦。率衆退回省城。蒲圻卽時攻下。李續賓另從他道攻取咸寧。遂乘勝至金口。與胡林翼會攻武昌。營洪山澤南軍。其南林翼軍。其北遙遙相對。互爲聲援。將武昌城外敵壘鏟除。殆盡。續賓亦在花園連獲大勝。太平守將羅大綱聞官軍大至。率同區大原、紀秀明等出城接應。與清軍遇於褚家橋。兩軍拒河列陣。普承堯立馬橋心。厲聲喝道。爾等惡貫已盛。破城在卽。尙敢抗拒。天兵可曉。得本將軍利害麼。太

平將紀秀明搖動三尖兩刃刀。縱馬上橋。二人就在橋頂交戰。兩邊陣上都用弓矢銃砲。隔水對擊。但這褚家橋雖係平頂。却不甚闊。轉折極形不便。承堯使的一路槍法。名爲醉八仙。搗動鋒尖槍花。大如碗口。一般指東擊西。銀光耀目。秀明偶露破綻。被承堯一槍從下三路刺進正中馬頸。那匹戰馬痛極。一聲長嘶。往左邊躡去。豈知橋欄年久失修。木料朽壞。一馬撞去。木欄折斷。只聽得豁喇一聲。連人和馬跌入河中。那條小河水却不深。都是些淤泥沙石。秀明半身陷入泥內。要想掙扎逃命。岸上銃砲齊施。子彈交下。以至死於水中。承堯奮呼突陣。鞞鼓動天。涉河猛擊。羅大綱區大原二人奮力抵敵。忽然間陰雲四合。大雨滂沱。澤南方收兵回營。太平軍齊稱天佑。銳氣復振。那雨從這日申時下起。直至次晚三更。方纔停點。大綱恐天晴之後。清軍欲來攻擊。吩咐乘夜修城。仰觀天際。尙有微雲。一輪淡月之中。隱隱有圓暈。圍

住。區大原在海邊久住。頗識天文。謂大綱道。雨後月暈來。日黎明。必有大霧。現今妖兵已逼城下。嬰城以守。決非長計。明晨可多備火器。乘霧進攻。倘能成功。豈非大妙。大綱從其言。卽刻編成口號。傳令各營。俟至五更時分。悄悄調兵離城。比及東方初明。已抵清軍營濠之外。果然大霧彌漫。對面不見人。物。洪山和清軍營寨都籠罩在白氣當中。但聞刁斗之聲。噹噹盈耳。太平軍知無准備。一聲口號。大刀闊斧。一齊砍入清營。澤南剛纔用畢早飯。因帳中黑暗。秉燭危坐。與諸將講論軍機。忽聽得吶喊之聲。知有敵兵殺到。急令軍士休得驚慌。齊心迎敵。劉蓉普承堯慌忙搶了兵器。往外迎來。太平兵砍開數重木柵。東馳西突。將次殺入中軍。清軍毫未設備。如夢初覺。勉強點起火把。就在營中列隊拒戰。澤南亦手仗寶劍出來督陣。此時已經旭日東升。濕霧愈加濃厚。伸手難分五指。太平兵仗着口號。條條聚。條條分。猶如生龍活虎。殺

得清軍彼此不能相顧。澤南見軍勢危急，親自進立前隊。足跟尙未站定，猛覺胸前疼痛難禁，牙關一緊，暈絕於地。劉蓉立在並肩，慌忙丟了兵器，救起澤南，抱至後營，命親兵小心防護。諄囑須要照顧前面，如或失利退敗，快些保護主將出營，自己重復趕到前營。尙幸澤南所帶湘軍平時訓練，有方士皆殊死，雖然傷亡相繼，却仍不至潰逃。相持至日上三竿，霧勢漸漸消散，忽聞營盤北面西面喊聲大作，鼓角淵闐，劉蓉忙登壘牆高處左右瞭望。但見旂旛滾滾，兩枝軍馬殺到。原來北面那枝兵是胡中丞部將石清吉，西面那枝兵是花園統將李續賓。因聞探報羅營有急，故不約而同遣兵救應。此時太平兵將鏖戰許久，未能攻破營盤，已有怠志。又被石李兩枝精兵分頭夾擊。承堯世琦又趁勢從內殺出，羅大綱纔約軍退入省城，拽起吊橋，閉門嚴守。三路清軍追了一回，大營危而復安。清吉續賓收兵之後，聞得澤南受傷。

共到帳中探視。恰值軍醫在彼施治。左右解開胸前衣服。只見左乳下一個小穴。紫血淋漓。槍彈深陷。入肉。醫生用刀。刮等物。想把鉛子取出。豈知延時太久。槍子爲熱血冲動。早已流入筋絡。無法採取。澤南痛得人事不知。昏暈數次。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

要知澤南傷勢如何。且俟下回續說。

第十七回 石達開兵下江西城 周鳳山力扼樟樹鎮

却說羅澤南傷勢甚重。絕而復醒。諸將人人下淚。李續賓身坐床沿。撫摩傷處。澤南微睜雙目。見續賓在旁握手。言道。我以微功。位儕方伯。却不會爲國家。出得大力。不幸受害。受傷勢難復活。惟未能殄此巨寇。身後不免尙留遺憾。我死之後。迪公必接統此軍。公之才力精神。勝我十倍。必能掃除此賊。爲

一軍光但願武漢速平直搗太平城則我雖死猶生恨滌公筠仙皆不在此未獲與之一訣幸公善爲我辭勿復記憶嗟乎迪菴從此說至此陡覺熱氣上冲痛澈心髓大叫一聲放手伸足而逝時正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布政使銜甯紹台道羅澤南未竟生平之志願卒於洪山營次夫蘿山以設帳講學之身只爲斷章取義認定了尊王二字至以馬革裹屍而終可憐亦復可歎當下蘿山氣絕續賓及衆將放聲大哭遣人馳報林翼大營胡公以軍中不可一日無統帥卽下檄文命李續賓接統其軍清廷眷念舊勳賜卹優厚予諡忠節其靈櫬由續賓派人護送載回湖南原籍續賓任事以後營中章程制度悉遵澤南舊例恩威並施闔營懾服催兵晝夜攻擊武昌翼王石達開屢次來援皆不能得志乃由義甯邊界回圖江西下新昌縣連取安福分宜萬載等縣於是贛水以西民團響應瑞臨袁吉同時震動曾公得了警報

卽令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駐南昌。以爲救應西路之計。時瑞州郭外四十里。有一金錢莊。因民居大半係金錢二姓。故有此名。莊中有金三和者。小時打鐵爲生。兩臂却有百斤齊力。平時與同伴比較力量。或打沙袋。或盤弄仙人石擔。衆皆不及三和。就慫恿去過武場。竟中武舉。適當亂離之世。官府要緊籌餉。練兵無暇。顧及民艱。百姓受苦。不過都思發作三和。便乘時活動起來。就近號召。手下數百名。黨羽都是本地的貧民。他們也不管什麼成王敗寇。只求飽食煖衣。便算目的已達。聞得他處投順天朝的。或充旅長。或充軍帥。三和心中豔羨。因石兵遠在新昌。尙未入境。卽請人寫就降書。差心腹錢阿毛迎頭齎往。翼王拆閱來書。內稱聚集弟兄三百餘名。願爲前驅。擬預先散伏城中。俟王爺天兵到日。裏應外合。斬鎖開門等語。翼王喜不自勝。道：「我正略取瑞州。不意有此機會。眞天助我成功也。」吩咐重賞來人。准了投降。

三和接得回信。就分派手下。散布城廂四處。各投戚友家。寄宿那瑞州府。蘇煥文。乃精明強幹之員。蒞任之後。以瑞地當楚粵要衝。料到賊人必來窺伺。防有奸細混入。每日派親信委員。各路嚴密稽查。但巡員所注意者。在異言異服之人。豈知這班奸細。却是本處土著。不特口音服色毫無可疑。并且都有戚友住在城內。因此不用露尾藏頭。竟無一人盤詰。三和喜色欣欣。以爲指日可得富貴煖了一盞美酒。在房中和妻子對酌。忽胞弟金四和走來。見過兄嫂。就在橫頭坐下。開言道。弟從城中回來。聽得街市上紛紛傳說。長毛將次殺到。我想母親年紀已高。不耐驚恐。故特來見哥哥。商議遷家避難之計。原來三和有個老母。年已七十九歲。二目失明。和次子四和另外賃房居住。當下三和聽了哈哈笑道。老弟放心。長毛不來。便罷。若果然來到。就是我們的造化。你是同胞兄弟。告訴你也不妨。就將已往之事。從頭至尾。述說



一遍嚇得四和目瞪口呆。半晌不敢。則聲急忙起身告別。三和叮囑道。方纔的話。不可告訴別人。就是母親面前。亦休提起。恐他龍鍾。害怕泄漏。機關。四和是個拘謹。不知變通的人。當下雖唯唯答應。飛跑歸家。細細稟明老母。因說道。哥哥利欲薰心。天良喪失。此時縱然苦勸。亦斷不肯依從。但叛逆重情。彌天極惡。即使幸而獲濟。那些反賊喜怒莫測。亦屬可危。萬一失敗。卽係滅族之禍。孩兒願奉母親。逃避他方。埋名隱姓。以圖苟延殘喘。事奉餘年。那老母應了。卽喚妻子收拾些銀錢細軟。藏在身邊。作爲路費。四和背負金母錢氏。抱三歲小兒。立刻出門。望臨江一路而去。想起有個姨母。住在吉安東門。就到贛江。雇了船隻。自往吉安去了。按下慢題。再說石達開親率老萬營精兵。自新昌直趨瑞州。行抵金錢村。金三和扣營求謁。稟稱奉到王爺鈞諭。已派手下弟兄。依計安排。天兵一到。當晚卽可獻城。翼王命他隨軍聽用。候破

得城池。再行重賞。傳令大隊逼壕紮住。日間不必攻擊。且俟內應發動。然後一鼓破城。衆兵領命揚旂掌號而來。蘇太守同都司畢鑄守備趙炳聯督率團練勇丁。憑城守望。見敵人按兵不動。頓起疑心。謂畢鑄道。賊兵既臨城下。理宜盡銳來攻。今忽按兵不動。必有奸謀。畢鑄道。或者偷掘地道。欲圖轟裂。亦未可知。煥文搖首道。未必見得此地池深壕闊。若開挖地道。非一朝一夕之功。何必逼城列隊。且我細察前隊賊兵。都接耳交頭。對着城上嘻笑。或有奸徒潛伏在內。意圖夜間舉發。因此賊兵在彼等候。畢鑄炳聯不待說完。同聲答道。太守高見。極是。但當如何處置。煥文道。此事除嚴密防查之外。別無他法。煩畢都戎代弟一行。可命兵士多帶水筒皮管等物。分四路兜抄。凡僻街小巷。遇有草屋竹房之處。更宜格外留神。設或東路有警。歸東路軍士施救。西南北三路各守各汛。斷不可慌亂。妄動。畢鑄一聲答應。火速下城去了。

煥文又傳令四門。凡係陣上軍士。只顧守城。遇有民間失火等事。已另派團丁。施救不必回顧。城內如有不遵軍令。返身奔避者。立時斬決。看官這蘇太守。真有應變之才。處置得井井有條。一絲不亂。其於守城之道。可謂算無遺策。爭奈天意難回。瑞州百姓合遭刀兵之劫。後來雖然失陷。煥文實可告無罪於清廷的了。按下城上守備再說。達、開、從、薄、暮、望、至、黃、昏、從、黃、昏、望、至、二、更、總、不、見、城、中、消、息。喚過三和怒問道。你說內應之事。早已安排妥貼。爲何此刻尙無影響。莫非你是妖兵。細作。特來欺哄孤家麼。三和伏地碰頭道。小的慕王爺威名。應天順人。實係真心歸順。獻門之計。本約定黃昏過後。舉火爲號。今此時尙未發作。想因妖兵防守嚴緊。故此無隙可乘。怎敢欺哄王爺。自取罪戾。達開怒猶未息。指着嗚道。且再等一個更次。倘若仍舊無功。便立宰你的狗頭。以消我氣。三和面如土色。戰兢兢的扒起。等得望眼欲穿。轉眼。

間軍中已打三更城內依然毫無動靜那全隊兵士露立半宵好似癡子望天對着城頭呆看達開忿火中燒怒不可遏吩咐左右把三和夫妻綁出凌遲碎剮屍首拋棄荒郊可憐三和希圖受享榮華豈知反落得身遭慘死屍骨無存原來錢阿毛等一班匪徒雜居城內正想乘機放火不料畢都司派麾下四個百總各帶團丁百人分開地段挨戶搜查畢鑄在中央接應諸路非但不能放火就是咳一聲重嗽講幾句響話都要進來詰問衆人如何還敢動手所以達開等得心焦火冒斬了三和此時也不巴望內應心想儘數萬兵力安有不能攻破之理卽命擂起大鼓併力進攻一時長梯軟架佈滿城根炳聯等督率清軍竭力抵當或開槍俯擊或礮石下投也打得好些扒城精壯頭破血淋無如數萬之衆前隊甫退後隊又進城上矢石有限看看將次用盡煥文急令少壯百姓相助搬石連礮那瑞郡百姓都要圖眼前太

平號令甫下。個個踴躍從事。詎料錢阿毛等亦雜在百姓當中。往來搬運。偷空蹙至門邊。身邊拔出短刀。斬落拴鎖。開放城門。大聲呼道。天兵已經破城。有勇者快隨我來。此時畢鑄所帶四枝練勇。正在街巷巡行。萬不料到門邊。有變。城上守陣兵丁。又因奉了號令。不准擅離。所以雖然聽得喊聲。不敢下城。兼顧。比及煥文得知。飛派趙炳聯督軍堵截。石軍已如潮如浪。擁進甕城。阿毛率領在前。當先喊殺。衆百姓嚇得魂不附體。丟了竹箕羅擔。各自奔回顧家。畢鑄得了信息。從中路趕到。與炳聯合在一處。接住巷戰。無如敵兵愈進愈多。畢趙二將只帶着幾百名團勇。那裏能敵抵敵。不消半個時辰。或殺或逃。早盡數覆沒。畢都司死於亂軍之中。趙千總拚命衝突。幸虧那匹坐騎。是大宛良馬。一路奮迅騰躍。殺開一條血路。從城門缺處逃生。蘇太守在敵樓觀望。見大勢已去。料想不能挽救。已於巷戰之時。跳下護河。自盡。部下衆

兵大半從城頭躍下。逃往臨江。翼王身張黃蓋。躍馬入城。錢阿毛乞了許多免死小旗。分給戚友人家。插在戶上。石軍見了。卽不進內。其餘闖郡居民。自相擾亂。免不得多遭一劫。達開在瑞州住了二日。卽命秦自明爲先鋒。進取臨江。那臨江知府姓童名偉。爲人懦弱無能。性耽麴藥。終日昏昏沉沉。如在睡夢之中。民間詞訟等事。都由門丁胥吏把持。百姓怨聲載道。替他題個綽號。名爲醉彌陀。極言其酒醉糊塗。不理政事之意。瑞臨乃接壤之地。太平兵到了瑞州。他尙不知警備。及至敗兵來報失陷。方纔手忙脚亂。授甲欵須。兵知翼王所統的老萬營。乃是太平軍中的菁華。何等利害。那蘇煥文如此精明。尙且不能守住童偉。這等鹵莽從事。安能當此大敵。太平兵殺到城下。秦自明鼓勇而登。童太守臨事既無軍法。平時又無恩德。及人這些兵丁。誰肯捨着性命。一聲發喊。各自逃生。只剩童偉和幾個貼身伏侍家丁。不及躲避。

縮在那裏發抖。被太平兵一擁齊上，細縛而去。大抵被獲之後，其稍有烈性者，一定不屈而死。其不知羞恥者，自然忍辱偷生。童太守被擄以後，他便情極智生，竟借了一句當時新流行的說話，叩首乞降，保全性命。只可惜這句新名詞，被這班人借作了護符，那價值也就掃地以盡了。至於是句什麼話，兒明眼人自能洞見不消多說的了。達開兵不血刃得了臨江，較諸得瑞州時，其難易奚啻天壤。這臨江府城對面就是樟樹鎮。此鎮乃贛江南路要衝，距南昌省城只有七十餘里。曾侍郎聞瑞臨相繼失陷，飛檄周鳳山率湘軍十四營，扼紮樟樹鎮，以保省垣。與敵營只隔一條江面，旌旂在望，更柝相聞。達開吩咐連夜搭成十座浮橋，次日辰刻引兵渡河，在南岸排成陣勢。蜂屯蟻聚，望去何止五六萬人。馬嘶人喊之聲，聞於數里。鳳山出濠迎敵，望見石軍衆盛，軍士皆有驚懼之色。鳳山毫不慌忙，神色自若，吩咐軍士站齊隊伍。

不許聲張。號令一傳，登時軍聲寂靜。鼓角不鳴。原來鳳山接得曾公密信，知彭玉麟率水師來，援約計路程，日中必至。意欲水陸夾擊，故此靜息以待。又以敵人軍氣驀張，深慮多寡不敵，因想以靜制動，避其銳氣。太平軍見清軍這般模樣，不解其故。楊輔清、秦自明等幾番突陣，都被槍砲打回。將近午牌，石達開親自渡江督攻。見兩軍尙未合戰，卽命擊鼓催兵。傳令不必疑慮，只管殺上前去。只聽得鼓聲響處，翻翻滾滾殺來。鳳山見此情形，不能再守，只得與之接仗。亦命軍中起鼓，真如曹劌論戰所云：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此時官軍剛纔起鼓，石營已擊三通。雖然多寡懸殊，忽因一竭一盈，故此尙能相敵。當下殺得征塵蔽空，日色無光。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然贛水上流江聲大震，槍砲隆隆，無數戰船乘潮衝到。風吹旂號，正是彭營水師。玉麟見岸上開仗，便令水勇將浮橋燒燬。太平兵回顧江邊火起，恐燒去浮橋，斷了



歸路各自抽身離陣。要想爭先渡河。但十座浮橋。三座已被拆毀。僅存七座。完好的數萬人馬擁擠上去。如何載受得起。豁喇一聲。又踏斷了二座。淹死兵馬無算。方纔上橋之時。只嫌兵少。此刻過橋之際。又嫌兵多了。鳳山見接應兵到。催督大軍乘勢上前掩殺。太平兵不及渡河者。都蹙偪入水。爲水師所獲。達開同輔清自明諸將飛馬逃過浮橋。退入臨江城內。水陸官軍俱獲全勝。彭周二將收兵相見。鳳山深謝接應之勞。玉麟道彼此都是公事。何足挂齒。但賊人經此大創。逆膽已寒。公若星夜修好浮橋。渡河攻勦臨江。必可得手。鳳山道賊兵雖敗。城中尙存十萬餘人。我水陸兩軍全數相較。尙不及彼十分之一。況且石逆多謀而狡。秦楊諸酋勇悍善戰。今日無意失敗。銳氣尙未大挫。倘彼乘我半渡來攻。豈非反爲不美。曾公命我扼紮此地。以保省城。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如姑從緩圖爲妥。玉麟知鳳山是多疑少斷的人。

說也。無用。就拱手告別。自回船上。鳳山亦歸本營。當晚接到江西巡撫文俊派來二營兵馬。一名辰字營。一名常字營。共有八百餘人。官兵添此二營。兵力稍厚。時上游六十里之新淦縣。新近入於太平。此縣乃江省入皖要路。北路米糧皆須從此經過。鳳山探得臨江並無動靜。卽留湘軍六營。并辰常二勇扼守樟鎮。自己統鳳新虎等八營。倍道進攻新淦。這日恰值咸豐七年的元旦。天國雖然不用陰歷。却因民間習慣。難改。順從民意。亦趁此日設筵慶賀。剛剛設席。肆筵相將入座。萬不料清兵檢準了元旦。突然掩至。正如迅雷不及掩耳。衆人逃生要緊。那裏顧得酒席空備了許多。嘉肴美味。仍舊枵腹狂奔。官軍進得城來。見縣衙堂上擺滿山珍海錯。都是堆滿春盤。未經動箸。衆軍見此現成。那裏還肯客氣。儘量受用一番。也算點綴元旦的景緻。到了次日。正要回軍。忽接到樟樹鎮敗信。據稱昨夜四更。賊人過河。劫寨。我軍人

少不敵。四散奔潰。賊兵攻陷營盤之後。立即上撲新淦。現在離此只三十里了。鳳山驚道。樟鎮既失。南昌可危。尙幸賊兵不逼省城。却來撲我。急令飛速回兵迎去。半途行至瓦山。哨馬報稱賊軍前鋒已到。鳳山登高一望。但見長槍矛子密似列麻。百餘方大旂飄搖蕩捲。那旗面都用紬緞做成。被風刮得拍拍的響。恍如江潮澎湃之聲。疾如驟雨捲地而來。鳳山命衆軍憑着山勢排開隊伍。派鄒壽璋從山左抄出。楊名聲從山右抄出。俟兩軍鏖戰正酣。猛然突至。又命龍獻琛率老弱兵卒於山凹樹林等處。插插旌旂。敲擊金鼓。以驚賊人。安排甫畢。兩陣對圓。鳳山一馬當先飛至敵陣。手起刀落。先把第一面大旂砍倒。又斬了一名管旂裨將。敵軍一聲號令。忽然陣門開裂。中間讓出一條甬道。鳳山却不敢殺入。只在陣前東西馳突。輔清指揮軍衆層層圍逼。官軍兵少勢弱。漸漸沿山退讓。輔清登軾遙望半山深林之內。隱隱露些。

旗影又聞得鼓角之聲。心中疑慮。趨起不前。忽左翼下砲聲響亮。一彪清軍突出。把太平兵截爲二段。前後不能相顧。輔清慌令分頭迎住。右面喊聲又起。鄒壽璋率一枝精兵。從山背後沖擊而來。前面樹林之中。又覺得旗搖帶動。伐鼓淵淵。似有無數兵馬埋伏在內。將要殺出的一般。輔清莫辨虛實。領着數百護身親兵。且望東南而退。太平軍一時慌亂。不復能成隊伍。清軍追四十餘里。復奪樟樹鎮。適彭玉麟聞辰常二勇之敗。率戰船從湖口來援。正遇敵兵敗至。水師登岸攔截。又痛殺了一陣。輔清隨退入城。不敢復出。自此鳳山老營。仍紮樟樹舊址。玉麟亦不回湖口。暫泊大江南面。以防臨江敵人。水陸兩軍互相迴護。省城賴以粗安。達開見樟樹遽難打破。就改圖西路。遣堂弟石鳴祥攻取袁州。安天燕羅亞春攻取吉安。那袁州府城低濠淺。守兵不到千人。聞有敵兵將至。城中百姓早已遷徙一空。倪太守勉強授兵登陴。

太平前鋒方到七里橋守兵望見烽火相率大譁四潰鳴祥率兵逕入取城易於反掌時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帶省兵三營次於安福縣探知袁州已失敵犯吉安急從間道入城助守知府陳景邁正慮兵單得周廉訪兵至十分欣喜卽同玉衡規畫一切守禦之法佈置週密羅亞春兵逼城下悉力猛攻至三晝夜之久未曾動得分毫只得收隊紮營那金四和從瑞州避難至此住在五方圩姨母家中此時太平兵至左右鄰里均已盡室偕行四和因老母微恙遷延未動豈知略遲得一日太平軍已經逼近鼓聲動地烽火燭天四和只得攜了母親妻子徒步逃奔那金母少年時節纏足未成俗名半籃脚更兼上了年紀腿力疲軟平時從容緩步尙且需人扶持當此倉皇遇警性急心慌如何還能走得快錢氏更是三寸金蓮又裝慣木底雞眼滿跟更不消說了所以世人爲兒女纏足實乃有損無益最爲可痛之事不特離亂

之時行路蹇澀就在太平之世富者婢僕滿前有人供給使令尙可深坐閨房貧賤人家就有許多不便之處況且纏裹的時節用布層層縛緊使週身血脈不能運動和暢又要骨斷肉消方成瘦小玲瓏之樣如此矯揉斷喪安有體質不弱之理即使後來生兒育女坤道先天已經不足那子嗣的體質亦因而減弱其流弊之大真正難以縷述故欲求民種自強宜以放足爲第一層工夫願世之爲父母者破除積習無使兒女再受無量之苦則作者書此一段或亦不無小補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再說金家夫妻母子行至吉永縣境界地名三曲灘金母錢氏已走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路旁有塊大石金母就在石上權坐謂四和道我實不能再走了你夫妻二個抱好孫兒快些逃生去罷休得再來顧我四和錢氏同聲說道母親婆婆說那裏話來我們一家骨肉就死也死在一處那裏捨得分開金母道若論太平的時節自

然是不忍分開。但此刻也說不得了。你們若遲延不去。倘被長毛追到。豈非都作刀頭之鬼。況你那不肖哥哥。諒來不得善終。金門血脈全靠着你。我活了七八十歲的人。雖死也不爲天。你們若不聽吾言。卽爲大大不孝。四和尙未答言。忽聽喊聲漸近。太平兵已從後面殺來。正是：

骨肉餘生留虎口。孝慈天性動狼心。

要知金家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攻撫州李元度失計 戰景德畢金科陣亡

却說金母足力疲軟。不能行走。坐在路旁石上。命四和夫妻自去逃生。四和那裏肯依。哭着說道。母親既不去。孩兒也願死於此地。母子抱頭大哭。難捨難分。錢氏上前揮淚勸道。追兵已近。不可再遲。莫若待妾抱了孩兒。相公背負婆婆。只要避過難星。就不妨了。金母恐兒背負不起。尙不肯依。只見三

曲灘對面轉灣角上已露出紅黃旂幟。四和見事已急迫，也不管老母依與不依，就把三歲小孩遞給妻子自己墩下身子，把老母駝在背上，慌不擇路，只揀山僻小徑而行走了一里多路。四和覺得力盡筋酥，實在支持不住。錢氏亦困坐路隅，後面有數十騎失隊馬兵持刀喊殺趕來，旁邊又衝過一隊難民，把四和夫妻衝散。金母早被衝倒在地，四和要緊扶起母親，顧不得尋妻覓子，比及難民過完，一騎兵已到面前，見金家母子在彼擁抱啼哭，那個兵趕上幾步，大刀一舉，望金母就砍。慌得四和將身翼蔽大哭求道：求大人饒我母親小的情願替死，金母亦用盡平生之力把四和推開，喊道：求大人們超生我的兒子，老婦情甘代替。當下母子互相推讓，金母死命推開兒子，四和死命抱住母親。此時悽慘的景象，雖鐵石人見了也要動心，何況太平軍的宗旨原爲驅除異族，救護國民，雖則定了金陵，以後上驕下縱，漸失初



志以致滅亡。然而慟。心自然一樣。有的那騎兵。見了這孝子。慈母。安有不被感動之理。即便插刀入鞘。說道。你這一老一小。倒也會哭。哭得咱老子手軟。饒你去罷。說畢。撥轉馬頭。追上大隊。自去。四和驚魂略定。連稱僥倖。過來安慰老母。道。賊兵已去。母親休得驚慌。待孩兒背着到前面尋一人家。討些茶水吃了再走。金母道。今朝幸得不死。想是我兒孝感所致。但我那媳婦孫兒。往那裏去了。方纔不知嚇壞否。四和恐母親着急。慌念不敢直說。權辭答道。媳婦足弱。難行。孫兒又沿途啼哭。恐被賊知。在那邊空屋暫躲。諒來無恙。金母道。這也難得。真真感謝上帝的了。但願一家數口。禍去福來。復得完聚。如有一切災晦。總歸我一身承當。母子說說談談。沿灘行去。走到黃昏將近。望見樹林中。映出一點燈光。四和認是村莊人家。想去敲門借宿。進得樹林。忽聞木魚鐘磬之聲。却是一所清修尼院。母子大喜。就上前敲開山門。

裏邊老嫗出問來。由四和說是逃難百姓。因天黑莫辨路徑。欲求寶刹借宿。一宵。明日卽行。老嫗道。此間乃吉安文府太夫人的家廟。庵主十分慈悲。極肯方便。剛纔有個年輕婦女。抱着三歲孩童。哭哭啼啼。要求住宿。庵主憐其孤苦無依。留他同吃晚飯。給他收拾廂房安置。床榻此刻尙還未睡。正在經堂中講話。你等既是難民。諒來必肯容納。但係女庵。男子却不便進房。只好權在廊下歇宿。四和道。只要家母得了安身。我不拘那裏。都可相煩。老婆婆通報一聲。老嫗答應。轉身入內。須臾出來。說道。庵主有請。就順手關好山門。領了金氏母子。穿過大殿灣。七曲七。到了後進佛堂。四和在外問坐定。金母掀簾走入淨室。只見庵主身披茄色佛衣。同一個年輕婦人笑吟吟起身迎接。金母擡頭一望。驀然吃驚。原來不是別人。就是自己。錢氏媳婦不覺悲從中來。也不願和庵主相見。叙話握手。洒淚問道。你如何得在此間。莫非夢中。

相會。麼錢氏道。啓婆婆得知。自從早晨失散之後。遍尋不見。無奈抱上孩兒。信步行去。到一條山澗旁邊。正遇幾個賊徒。媳婦料難活命。猶恐擄去受辱。和孩兒跳入山澗。自盡。豈知澗中並無潮水。樹葉青草鋪得厚如茵褥。雖從四五丈高處墮落。母子均未損傷。仰視賊徒都已過盡。抱孩尋路。而出不料。走過板橋。就是此庵後面。蒙庵主殷勤款留。却幸與婆婆團聚。但不知婆婆受了驚嚇。身體安否。丈夫無恙否。金母聽到此際。喜不自勝。極口稱謝庵主。又告訴一番免死緣由。便問道。我的孫兒何在。錢氏道。孫兒因方纔困憊。啼哭索乳。已入夢鄉。現在床中酣睡。婆媳同到外間。見了四和。各自訴述苦情。未免彼此落淚。庵主在旁稱賀勸慰。金母也感念那個太平軍。說道。無論清兵賊兵。好人歹人。一例都是有的。今日若遇了差不多的丘八太爺。只怕我母子性命都要活不成了。正自談講。老嫗擺上素齋飽餐已畢。次晨告別庵。

主自往別府投親去了。那吉安城外羅亞春竭力猛攻。用盡千方百計。城中兵心堅固。迄未能破。石軍從臨江來到。親自督攻。周臬司陳太守堅守六十餘日。糧草已完。外援不到。遂致失守。此時江西八府五十餘州縣均爲達開所有。所存者僅南昌南康饒州廣信等數郡。曾侍郎困守省城。賴周彭之軍水陸力扼樟樹鎮。得以無恐。這日聞袁吉二郡相繼淪陷。因謂營中文案李元度道。江西所以如此糜爛者。總由於湖口未克。而湖口之所以難克。由於西路無勁兵爲援。現在撫州吉安等處久被賊踞。任其縱橫蹂躪。並無一兵去勦。無怪敵焰之日張也。元度慨然道。門生蒙老師訓誨培植之恩。久居營幕。頗有投筆從戎之想。願乞精兵三千。執旆前驅。爲國効命。未知老師肯委用否。曾公暗想。若論元度文章筆墨。固然超越尋常。但用兵實非其所長。用之惟恐僨事。欲待不用。又環顧營中別無獨當一面之材。且西路撫州賊勢。

披猖已極。斷無不討之理。若遷延時日。恐石逆得以優游。佈置得了民心。其勢愈難收拾。躊躇半晌。方答道。賢契有志請纓。誠爲美事。惟用兵之道。運用全在一心。總之胆欲大而心欲細。乃不易之訣。如遇方張之寇。不可僥倖貪功。見可乘之機。不可畏葸怕死。隨機應變。臨事好謀。方能師出有功。現有銘字勇六營。皆係平江人。與賢契同鄉。性情必然相合。調度可期得力。我更命周梧桐畢印候二人相助。但願賢契從此雲程發軔。馬到功成。愚亦與有榮光矣。元度唯唯聽命。曾公卽發檄文。調畢金科隨軍助勦。又派弟國華到樟樹鎮。替回周鳳山。原來曾國華本在長沙讀書。因聞曾公困於南昌。遂間關走武昌。乞師拯江西。胡林翼分軍五千人。以國華爲總統。而吳坤修劉騰鶴等副之。從咸寧等縣轉戰至臨江。與公兄弟相會。此時奉了軍令。卽到樟樹鎮。替出鳳山。兵將已齊。元度卽日束裝成行。曾公又叮囑告誡一番。親送出

城方回。元度初得軍符。十分勤慎。信賞必罰。早起寔眠。軍士操演打靶走陣等事。皆親身下場指點。主將既然如此。部下焉敢怠慢。故而合營士卒人人思奮。個個爭先。果然先聲足以奪人。兵到崇仁。一鼓而下。次日又克了宜黃縣。兵威所至。勢如破竹。三軍浩浩蕩蕩。直抵撫州。那撫州守將涂振興。乃天國著名的梟將。這日聞官軍大至。登城遙望。但見馬步大軍漫山塞野而來。真是風吹鼙鼓。電閃旌旂。振興要探虛實。不待官軍紮營。帶領數千名精兵。城門開處。放落吊橋。率衆衝出濠邊。列成陣式。振興飛馬喝道。殺不盡的妖頭。敢來犯咱境界。莫非活得不耐煩了。清兵左隊畢金科一聲長喝。響若巨雷。一條滾銀鈎。鏖鎗毫光閃爍。直捲進來。和涂振興鬪在一處。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殺到五十個回合。尙然不分勝敗。兩邊戰鼓之聲。敲得瑟瑟不絕。周鳳山看得手癢。擺動長鎗。挑開坐騎。想從剌斜裏夾攻。振興戰鬪正酣。

忽聞鑼鈴響處。又見一員大將飛來。心內並不慌忙。但因有守城之責。恐清軍乘虛襲城。不敢戀戰。虛閃一刀。跳出圈子。撥馬望本陣退回。金科見敵將並未戰敗。忽然退去。疑有別計。更兼自己營盤未定。亦傳令鳴金收兵。塗度相度地勢。安營已畢。見畢周二將回來。便問賊兵強弱如何。金科訴說元振興勇猛異常。不宜輕敵。方纔雖然敗去。覺得力量未弱。小將恐有奸謀。未敢造次追去。元度道。初次開兵。只消挫他銳氣足矣。印翁見機收隊。足見細心。但不知城上守備如何。意欲煩二公同往窺探一番。再作計較。畢周齊稱願往。三人並馬出營。登近城高處。細細觀看。直至夕陽西墜。方始緩轡而歸。元度謂諸將道。我聞撫州城池低而且薄。今所見大異所聞。想是賊人踞後。新近添築的。我今擬得一三路齊攻之法。上三路是用雲梯仰攻。中三路是用大炮平攻。周鳳山插口道。下三路莫非是埋地雷。元度道。非也。那埋地雷之

計已數見不鮮。且開掘地道。又須多延時日。萬一被城賊知覺。從內掘出。不但枉費許多心力。且又徒傷士卒。即使幸而埋成。一朝轟發。城中多百戰之賊。閱歷極深。安有不能搶築。我所說的下三路。却另有一法。我想平江的人。幼時都習泅水。此處護城河水勢極深。那水門的下半扇。沒入河內。莫若精選會水軍士。佩帶利器。鑿開水門。是爲下三路。俯攻。金科道。水門之內。必有閘板擋住。如何能穀鑿斷。元度道。若無閘板。固易進內。若有閘板。可用皮包炸藥轟去。那守城之賊。見水門有失。亦驚惶錯愕。或能得手。亦未可知。諸將齊齊稱是。卽命各營將弁。依計安排。到了次日。大隊清軍進逼城濠。豎起數十座雲梯。向上奮擊。振興早已預備。用巨石鑿成空眼。穿好繩索。用力飛擲。把雲梯打壞。無算。有時打中兵勇頭上。激得腦髓直流。這上三路仰攻之法。竟不中用。官軍又排好炮架。隔準力點。彼時尙無後膛快炮。只有劈山炮。前



膛炮之類把幾十斤炮彈裝好點旺火繩登時巨聲陡作烟霧迷茫豈知此城修築之時早將石灰沙泥搗和塗上約有四五尺厚炮子都陷入泥內城磚毫不傷損反糜費了許多火藥鉛彈這中三路平攻之法又不濟事元度便選了二百餘名會泅的軍士身帶利刀鋼錐從河底摸到水門鑿斷下半扇鐵板探頭一望却幸裏面無閘板水軍進到囊池又摸着十餘條鐵練縱橫纏繞如橫江鐵索一般仍想用錐鑿斷豈知鐵練甫經拉動上面已鈴聲震響城內一聲口號大小石子一齊打下二百多名水勇大半磔死池中只剩數十名在後面的逃回報信這下三路俯攻之法又未成功一連苦攻三日倒折了數百名精銳依舊不能破城鳳山右額爲流矢所中傷勢頗重營中不便調治派兵護送回南昌就醫又接到曾公檄文因景德鎮軍情緊急飛調畢金科到彼勦辦另派林源恩鄧輔綸到撫州替換隔不二日林鄧二

將兵至。金科卽率本部回轉省垣。面受方略。馳赴景德鎮去了。這裏元度和輔綸等督率衆軍。明攻暗襲。用盡心機。幾次將要攻破都爲敵兵拚命堵住。涂振興嚴防苦守。日夜無眠。不覺光陰迅速。已相持了二月有餘。清軍見城內不敢出城。未免有些輕視之意。不料英王四眼狗與捻首苗沛霖相合。偵知撫州圍攻甚急。特調廬州守將吉志元。率兵赴援。志元得了軍令。卽將守城之事交付其弟占元。自己統兵一萬。星夜馳救江西。抵饒郡鶴鳴橋。離撫州只有五十里路。清兵尙未知覺。吉元派手下精細。改裝入城。約振興出兵夾攻。振興大喜。計算路程。三更時救兵必到。立卽傳下號令。只留數百老弱居守。其餘年輕精銳。皆令隨往劫營。捱到二更將近。三聲砲響。城門大開。太平兵蜂擁出濠。摩拳擦掌。併力殺往大營。清軍正因日間辛苦。要想卸甲安寢。忽聽營外喊聲大起。敵兵殺來。急忙起身迎敵。源恩輔綸兩條鎗盤住。

振興六對馬蹄翻騰。上下宛如走馬燈兒一般。元度憑高擂鼓以助軍威。戰了一個更次。忽後面大路上軍聲震動。人馬喧嘩。一枝兵旋風似的遠遠而來。元度心想。臨江之賊。有曾彭扼住。不能飛越。至此若是自己兵馬。又不應從那條路來。心中疑慮。正不知是何處的兵。須臾之間。火光中現出紅旂。正是太平字號。元度吃一大驚。桴棹落地。鼓聲頓歇。陣上衆軍亦倉皇回顧。陣脚散亂。太平兵蓄銳日久。勇物加倍。乘勢掩殺過來。林鄧二將慌忙撇了振興。保着元度向東路敗退。吉志元已當頭攔截。輔綸瞋目大呼殺開一條血路。元度率衆軍隨着冲出重圍。回顧林源恩已被敵兵圍裹得重重壘壘。喊殺連天。源恩左衝右突。不能得出。手下兵丁漸漸稀少。卒至力盡矢窮。爲亂軍所殺。涂吉二將合兵一處奮力追來。元度敗至宜黃。想入城暫歇。不料敵兵隨後踵至。只得又退至崇仁。那崇仁和南昌接壤。相距不及百里。曾公適

不在城中。軍民聞知。警信人心大震。你道曾公往那裏去了。原來曾公送元度動身之後。以元度究有書生習氣。况又初次用兵。猶恐石軍分兵去援。元度支持不住。乃親往臨江督戰。牽制石軍。使無暇分兵。遠出。因此不在城中。此時接得敗耗。知省城戒嚴。亟連夜回省。助守人心始定。那時涂吉二將。陷了宜黃。却不進攻崇仁。返兵向景德鎮。撲攻畢金科營。盤金科在景德鎮。與天國玕王洪仁玕相持數戰。皆捷。遣兵收復浮梁。正在得手之際。不防涂吉二兵分道來攻。振興從東北出梅家窰。志元從東南出老虎曠。玕王又在西南隅對壘。三路精兵將清軍圍在中央。西北却又是洋塘大河。船隻都被拘去。近處又無竹木可伐。故此不但糧米子藥無從接濟。就是公文信件也圍得水泄不通。須知畢軍乃游擊之師。全賴輜重。輕便方能條東條西往來快捷。比不得駐紮的大營預備着許多糧草。所以受困不滿十日。營廩已將告罄。

這軍糧乃行兵最要之物。一日不發，全軍大譁。金科見事已燃眉，外援不至，當晚傳集四營八哨將弁兵丁，曉諭道：朝廷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四面皆賊糧草，又將用完，困守在此，終無生路。明日當傾營出隊與賊兵決一死戰。爾等各宜努力向前。衆兵將齊聲答應，各自准備。到了次日早晨，金科吩咐殺牛宰馬，闔營士卒儘量飽餐一頓。所有鉛子火藥盡數帶在袋中，剩下營帳輜重都命放火燒去。又大聲傳令道：今日之戰有死無生，若能勝賊兵，不患無帳篷可住，米糧可食。若不能勝，我當爲爾等先死。官軍聽了號令，人人感奮，都懷着必死之心。裝束停當，將所遺物件付之一炬。衆軍齊聲吶喊，殺奔太平營來。再說洪仁玕屢爲清軍所敗，諗知金科利害，有些不敢接仗。忽聞涂吉二枝兵到，將畢營困在當中，不勝喜悅，便請振興志元到自己營中商議道：畢妖頭十分饒勇，連勝我軍。今幸二位來助，不難轉敗爲勝。我前派

探子打聽據稱妖兵每隔七日必搬運糧草一次。今梅家窰老虎瞳兩處都被我軍塞斷水路亦無船隻可渡妖兵運道已絕。大約這幾日尚有餘糧不致缺少。再隔四五天必然不敷發給我。因此事又喜又懼。喜者喜彼饑困之餘可以乘機取勝。懼者懼他困獸猶鬥。定必致死於我。二位有何高見。振興道俗語云一人拚命萬夫莫當。若逼蹙太緊致使妖兵無路可走。激成死戰。反爲不美。依鄙見看來目下我軍只宜輒困不必與之開戰。俟妖兵饑餓求戰之時陣前設立幾面降旗。彼軍正在求生不得見了降旗。兵心定然渙散。則擒畢妖頭不難矣。玕王道畢妖頭智勇兼全我甚愛之。最好能活擒了他勸他投順。志元道這也難以預定。且待臨時再看機會。議罷各歸本營。小心巡邏。這日知官軍傾寨而來。洪涂吉三將一齊約同出隊。陣前豎起十餘面數丈闊的白旗。上面碗口大的黑字寫着清國兵將如願投降。速速丟棄軍

械奔入旂下。決不傷害。云云。須知貪生怕死人之常情。那些清兵每月只有二。三兩銀子餉項。誰肯拚生捨命。初時只道天國不准投降。橫着左右是死的念頭。一心向前。希圖殺出逃。生此刻有了這條活路。彷彿接到赦書。紛紛交頭接耳。一聲吶喊。都望着白旂奔來。三停人馬倒去了二停。只有金科麾下數百名護衛親兵。因平日相待如弟兄一般。恩義深重。依舊立着不動。玓王揚鞭出馬。大聲叫道。畢妖頭聽者。你手下兵丁大半已經投順。只剩數百個小妖。諒你縱有三頭六臂。亦難逃出網羅。不如歸順了太平天國。俺當保奏天王。封你大大的爵位。若再執迷不悟。悔之晚矣。金科大怒。顧親兵道。爾等既明大義。不願離心。可曉得軍勢至此。你我已斷無生理。與其束手待死。何勿衝上前去。我們今日多殺一個賊兵。將來卽少一個賊兵。就死也值得。些兒衆親兵齊聲應道。我等受大帥教訓。頗知忠義。今日之戰。大帥爲國家。

盡忠我等爲大帥盡義斷不效那無恥之徒。味良從賊的看官畢營的兵士。如此有勇知方可見金科平時教練有素。曾公從前荐牘中贊畢金科馭軍有法實無愧此四字。金科素嗜旱烟每逢臨陣必帶一枝斑竹煙袋當下連吸幾管把烟袋折爲兩段。嘆道烟袋烟袋隨我多時從茲相別永無會期。不覺潛然淚下。連忙極力忍住。重把英雄性子提起。顧左右道隨我來。雙足踢動踏蹬那黃驢馬如飛躍。躍金科一手提了鈎鏹鎗一手執了龍泉劍。馬足到處先砍倒數面招降白旂。太平兵重壘圍裏攏來。金科大奮神威舞動鈎鏹鎗也不顧遮攔架隔。但見雪花片片只向敵兵厚處飛來。近者槍挑遠者劍剝殺得血殷袍。鎧那匹黃驢馬似通人性一味口咬足踢騰擲啼嘶亦有奮不顧身之意。無奈太平兵越聚越多殺了一層又是一層。玕王手執令旗登高指揮。金科投東令旗東指。金科投西令旗西指。圈子當中馬啼馳驟踏



得塵沙滾滾。紅日無光。從辰牌直殺至申牌。那數百名親兵。傷亡殆盡。只有金科身無點傷。仍舊精神抖擻。瞥見涂振興在前押陣。心想出其不意。驟馬刺他不防。跑至中間。忽支搭一聲。馬足陷入泥淖之內。那黃驢馬雖是良駒。但因奔跑了一日。足力已乏。竭力掙紮不起。玕王在高處望見。揮動令旂。四下兵士帶着撓鈎套索。蜂擁而來。正是。

心味兩間辨夷夏。身留一劍答君王。

欲問金科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丁父憂三詔奪情 復吉安九帥發軔

却說金科坐馬忽失前蹄。陷入深淖。竭力跳躍。不能騰起。太平兵乘機擁上。金科萬分着急。見路邊有株合抱的大樹。一時情極智生。忙將雙足褪出。葵花蹬把手。中長槍在乾泥地上。注定使一個飛燕入林之勢。湧身躍去。從馬

背直上樹枝。真是練就的本領。身子比猿猴還輕。轉瞬間已登樹杪。那枝鉤  
鏹鎗。因借力太重。折爲兩段。太平兵見金科上樹。吶喊擁上。把大樹重重圍  
住。個個拈弓搭箭。要想向上射來。玳王一心要招金科投順。在高處望見。傳  
令且慢放箭。遣人到樹下大聲說道。識時務者呼爲俊傑。你已力窮計盡。死  
在臨頭。只消梆子一響。你身立成箭靶。何不棄暗投明。歸順天王。列土封王。  
易如反掌。而且去逆歸順。不失爲漢族男兒。我因愛你英雄豪傑。故此再三  
勸諭。若再不聽良言。恐後悔嫌遲矣。那些兵士都大聲附和。齊喊。畢妖頭快  
快投降。快些投降。金科立志已堅。至死不悟。遙見玳王立。在高阜離樹不及  
一箭之路。心想用劍擲去。或能僥倖刺中。亦未可知。又轉念道。我身旁祇存  
此劍。若一時擲去。却將何物自裁呢。左顧右盼。忽見大樹背後三丈多遠。有  
一方潭。波影澄澄。深不見底。估量自己足力。能數躡躍。得到定了死所。就把

龍泉劍橫在掌中。觀準玕王面門似打鏢般的射去。那玕王黃蓋高張兩旁。站着許多紅衣天將。正在指手劃腳。全神照顧樹上。忽眼前起一道光華。疾如掣電。直奔面門。映着夕陽的晚彩。更覺亮如匹練。奪目爭睛。玕王吃一大驚。想要低頭避讓。劍光已飛到面前。虧得右邊站的天將。早經瞥見。慌把玕王向左一推。這飛劍恰從耳旁擦過。玕王大怒。喝令衆兵放箭。登時號柳嚮處。箭如飛蝗。金科長歎道。臣力竭矣。恐中箭墮地。爲敵所擒。急用雙手抓住粗枝。兩足拳起。使一個雁落平沙之勢。望深潭躡去。因趁着從高墮落之力。直沈潭底。衆兵見金科投水。連忙趕至潭邊。想用長篙撓鈎搭起。豈知那潭水直通洋塘。下面水勢迅急。一連幾個隱浪。把金科捲出塘河。撈了半晌。毫無影跡。只得收兵。次日復奪浮梁縣。洪涂吉三將各自分路。玕王沿江東從皖南入金陵。涂吉往瑞州會合翼王去。後那畢營逸出敗兵。趕赴省城告敗。

曾公揮淚道。前年塔智亭之逝。失一威望之將。今畢印候死。又失一驍悍之將。人才難得而斲喪。若此良可悼歎。卽派戈什哈兩名。帶一哨兵勇。到洋塘一帶。撈尋金科屍首。却因當時已被漁船撈得。見身上服色。知是清軍將領。用船載送南昌。正與戈什哈相遇。同到省營。重賞漁人。將金科忠骸。從豐殮殮。曾公素衣送葬畢。又接到弟國荃來信。因久攻吉安不克。欲求方略。原來國荃乃曾公第九個兄弟。文才賅博。經濟素優。去年從廩生得中優貢。從前曾公當京官時。國荃亦隨任遊學。至曾公帶兵勦賊。乃回家侍父攻書。後來國華在瑞州帶兵。國潢國葆帶勇至寶慶。家中只剩國荃一人。越發不能外出。迨寶慶事竣。國潢國葆陸續回來。方將一切家務。仍交國潢經管。國荃自往長沙書院。胡林翼嘗與曾公縱論天下人才。極贊李續宜。李續賓兄弟。及楊載福。彭玉麟之賢。適國華李元度等在座。謂曾公道。沅浦之才。實勝三庵。

一琴特深藏而不露耳。苟令及鋒而試，當必有遠大之建立。曾公深韙其言。此時長沙黃冕新授吉安知府，而吉安府縣均陷於敵。冕知國荃有奇略，就商防勦之策。道弟奉命出守吉安，但所屬郡縣皆被賊踞，再四籌維，實屬無從措手。沅公幸有以教我。國荃道方吾兄戰，利事無須於我，我亦從未至省看視。今坐困一隅，義當往赴。然苦無資財，公但能治餉，我當自立一軍以赴天下之急。黃冕喜道：沅公慨然肯助一臂之力，國家之幸也。豈獨冕實受其賜。治餉之事，公勿爲憂。弟當謀之紳耆，竭力籌措。國荃卽在長沙招募精壯三千名，其軍曰吉字營，以符始攻安吉之宗旨。適周鳳山傷病回湘時，已調治就痊，卽以爲國荃之副部。下健將又有王鑫、劉騰、鴻文、翼陳、湜等諸人，操練成軍。擇日祭纛出師，向江西進發。途中國荃修書至南昌，問取吉安之策。曾公送葬回來，更去素衣，折閱來信，正在帳中憑几繕寫復函，忽見家中兩

名長夫白衣號慟而來。慌忙問故。長夫稟稱。老大人於正月十九日無疾而逝。曾公不待聽完。已驚得擲筆大慟。哭着說道。從前先母之喪。國藩適典試是郡。未獲親視含殮。已屬抱恨終天。父親體氣素強。方期軍務稍平。告歸奉養。略伸烏哺之忱。不料天禍國藩。又棄不孝等而長逝。總因國藩罪孽深重。不自殞滅。以致禍及椿庭。言念及此。能不痛心。先大夫生不孝。兄弟五人。今因逐譽趨名。大半從軍在外。身爲人子。而彌留之際。不得跪受遺辭。悠悠蒼天。曷其言極。言罷痛哭不止。諸將同聲勸道。老大人年高德邵。在天之靈。已無遺憾。公宜順變節哀。以國事爲重。不可過於悲傷。想老封翁福備哀榮。九原亦當含笑耳。曾公雪涕稱謝。立刻具疏奏報丁憂。所遺軍務。請旨派楊載福彭玉麟接辦。拜疏之後。星夜匍匐回藉。國華亦自瑞州奔喪。國荃因添招湘勇。已先期回湘。得以親視含殮。當下弟兄相見。又撫棺痛哭一場。哀動家

人無不下淚。哭泣略定。又詢問一番病中光景。入殮情形。國潢等細細訴說。因道。開弔看地等重事。弟不敢專主。大哥既已回來。便可擇定日期。以便徧訃戚友。曾公當卽擇定終七領帖。屆期合省文武均來弔奠。至親好友。自不容說。大門前素車白馬。紛至沓來。湖北巡撫胡林翼亦備齊祭桌。親到湘鄉弔唁。上香奠酒已畢。更去素套。請至內書房相見。曾公弟兄麻衣執杖迎門叩謝。胡公慌忙扶起。大家握手席地而坐。林翼先開言道。昨聞尊公噩耗。不勝震愕。滌公辦理軍務。正在起色之際。不料遭此變故。想賢昆季純孝性成。自必慘深風木。惟尊公齒尊德茂。福壽全歸。身後毫無遺憾。賢昆季尙宜稍節哀思。以襄大事。林翼謹具生芻一束。恭叩靈幃。道阻來遲。還祈恕罪。曾公揮涕答道。明公不遠千里。俯賜慰唁。實足榮及九泉。無任感激。國藩等待罪軍營。造孽深重。以致累及高堂。不孝之愆。百身莫贖。從此當閉門思過。略盡

孺慕之私。乞明公時賜教言。以匡不逮。辱承惠臨。謹泥首以謝。林翼還禮不迭。又道滌公所帶水師。素聽指揮。辦賊已著成效。兩宮眷念東南。倚滌公似長城之重。今雖暫時回籍。想當不久。禮廬且林翼無我公指示。亦覺無所稟承。擬卽奏請起復。俾得有所依倚。林翼幸甚。軍民幸甚。曾公嗚咽答道。曩者先母之喪。國藩迫於朝命。墨經從戎。已足得罪於天下。何敢再蹈前轍。明公力爭江漢。砥柱上游。辦賊之事。望明公力任其難。上宣力於國家。下登民於衽席。卽不孝如國藩。亦受明公威力所幘。幘得以苟安。終制則玉成之德。存沒均啣矣。賓主正在談論。適由東征局遞到寄奉上諭。略云。該侍郎現在江西督師。軍務正當吃緊。古人墨經從戎。原可奪情不令回籍。惟念該侍郎素性拘謹。前因母喪未除。授以官職。具摺力辭。今丁父憂。若不令其奔喪回籍。非所以遂其孝思。曾國藩著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並賞給銀四百兩。由湖



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俟假期滿後，再赴江西督辦軍務，以示體卹。欽此。曾胡二公恭讀一遍。林翼道觀此諭旨，可見聖意眷重我公，必欲出而治軍。可知公宜仰體聖心，移忠作孝，爲是言畢，起身告別。曾公弟兄送至書房門首，仍退入內。由公叔高軒封翁恭送出門，登輿而去，隔了數日，清廷又下上諭，略謂曾國藩奏丁憂回籍，請派員督辦軍務一摺，業經降旨賞假三個月，回籍治喪。所有該侍郎前帶水師著派提督銜鄖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廣東惠潮嘉道彭玉麟協全調度，所需軍餉並着官文、胡林翼、文俊等源源接濟。母使缺乏，該侍郎假滿後，着仍遵前旨，尅期回江西軍營，以資統攝。欽此。曾公得了諭旨，卽日草疏陳情，懇請終制。一面打發摺差起身，一面請家中西席馮樹堂入山覓地，恰值清明天氣，細雨紛紛，陰多晴少，山路泥濘難走，到了晴明的日子，樹堂攜了向盤，背後幾個從人都拿着六尺竿石灰。

包之類騎馬入山。嘗泥望氣。細心考究。尋了旬日。就在本處大界里東首。得着一塊吉壤。那來龍遠接湘水。山勢四周環抱。中間一片平陽。真是藏風得氣的好所在。曾公弟兄同高軒公親往覆看。果然地高土潤。水蟻無憂。便用重價向那地主買了。約計需兩個月工程。就擇定五月下旬安葬。曾公弟兄五人輪班至墳所監工。事無鉅細。皆必親自指撥。一日本省撫臺駱大人來拜。又遞到清廷寄諭。略云。曾國藩奏瀝情懇請終制一摺。據稱假期將滿。葬事未畢。請在籍終制。曾國藩本以母喪在籍守制。奉諭幫辦團練。當賊氛肆擾。皖鄂。卽能統帶船勇。墨經從戎。數載以來。戰功卓著。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伊父曾麟書。因聞水師偶挫。又令次子曾國華等帶勇遠來援應。尤屬一門忠義。朕心實深嘉尚。今該侍郎以假期將滿。陳情終制。並援上年賈楨奏請終制蒙允之例。覽其情詞懇切。原屬人子不得已之苦心。惟現在江西軍務

未竣。該侍郎所帶楚軍。素聽指揮。當茲勦賊吃緊。亟應假滿回營。力圖掃蕩。曾國藩身膺督兵重任。更非賈楨可比。着仍遵前旨。假滿卽赴江西軍營。督辦軍務。並署理兵部侍郎。以資統率。俟九江克復。江西肅清。朕必賞假。令其回籍營葬。俾得忠孝兩全。毫無遺憾。該侍郎殫心事主。卽以善承伊父教忠報國之忱。當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也。欽此。曾公焚香捧誦一過。卽對駱大人道。聖恩高厚。無以復加。國藩實銘肌髓。但此時方寸已亂。卽使出而臨軍。亦無濟於大事。徒貽不孝之罪耳。倘服闋之後。尙有犬馬餘年。自當力圖報效。駱公懇切慰勸一番。告別自去。曾公送客之後。與諸弟商定出處。卽日具疏。請開兵部侍郎署缺。仍瀝請終制。清廷鑒其孝思純篤。特旨允准。因降上諭云。曾國藩以督兵大員。正當江西吃緊之時。原不應遽請息肩。惟據一再陳請。情詞懇摯。朕素知該侍郎並非畏難苟安之人。着照所請。准其暫開兵部

侍郎之缺。暫行在籍守制。江西如有緩急。卽行前赴軍營。以資統率。此外各路軍營。如有需才之處。經朕特旨派出。該侍郎不得再有瀆請。致辜委任。欽此。曾公接了此旨。安心辦理葬事。不多幾日。墳工告竣。到了登穴日期。四方親友紛紛會葬。封門行禮已畢。賓客散去。曾公弟兄就在墳屋伴宿。閉門讀禮。此時江西軍務漸有起色。祇賸九江撫建吉安幾處。尙未克復。國荃所統吉字營。由文翼陳湜統帶。退守安福縣東南之黃沙屯。因王鑫、劉騰、鴻相繼淪喪。湘軍連失健將。士氣沮喪。江西撫臺耆齡奏請起復國荃。治軍吉安。清廷又降旨敦促。國荃亦以服猶未闋。不願出山。曾公念國事方艱。勉弟速行。國荃遵了兄命。整頓行裝。叩辭靈座。星夜遄赴本營。文翼等接着。各訴別後事情。互相慰勞一番。國荃卽申明約束。簡練三軍。傳令明日進攻安福。衆將得令。整備停當。次日大隊直逼縣城。文翼攻其北。陳湜攻其南。國荃親在東

門督攻。雲梯密佈。槍砲隆隆。清兵陣裏。親兵郭松林。把手中短刀。插入腰間。就地拔起。一面丈八大旗。湧身跳過護城河。奔上雲梯。城上守兵將亂。石紛。紛擲下。松林緊握大旗。盤頭捲舞。護住頂門。奮勇直上。梯頂只因旂重力。猛。竟將近。堞守兵帶倒十餘名。城頭露出丈餘一片空地。松林隻手攀堞。而登。把大旂插在泥鬆之處。腰間拔出短刀。奮呼跳蕩。左右揮擊。背後一衆官兵。都隨着松林登城。那守兵之中。有些新降胆小者。不敢抵敵。四下尋路而逃。惟有那些久練精兵。齊心協力。在那裏擋住苦鬪。陳湜正在南門督攻。聽得。東角上鼓聲動地。殺氣盈天。抬頭仰望城上。但見塵沙滾滾。直入雲霄。守陣。敵兵似有慌張。愕顧之狀。情知東門得手。忙催衆兵併力猛攻。陳湜親冒矢。石挺立濠邊。吩咐大胆向前。有進無退。一時烏槍火炮。拾山劈山。佛郎機等。類。兵。兵。直向城上打來。礮礮。觸鼻烟霧。迷睛。那南門守兵。知清軍已破。

東城無心迎拒。略一退避。早被清軍前隊乘勢齊登。文翼亦從北門攻進。三路清兵將城內的兵隔爲數段。盡情砍殺。自早辰攻至午牌。乃將縣城克復。國荃收兵整隊入城。安排午餐畢。衆將陸續報功。當由書記一一登簿。便傳郭松林至前。從優獎勵。拔升百總。賞給銀鑄功牌一方。命令衆軍歇息。一宵明日進取府城。松林自請前鋒効力。國荃道前鋒陷陣。與守護中軍總是一樣。爲國家出力。你旣願當先破敵。我亦不來阻你銳氣。就給你副先鋒職帶領精兵三百。隨同正先鋒陳湜。一同起程。松林領了號令。當晚無話。次日大軍一齊拔寨。直薄吉安府城。行至三曲灘。忽得探報。天國翼王石達開率領數十萬悍賊。自饒撫疾趨吉安。離此只有十餘里路了。國荃聞報。便命軍士就灘前列成陣勢。準備迎戰。不多一刻。遠遠望見樹林背面塵土冲天而起。殺聲震動。恍如江潮瀕洞之聲。霎時間敵兵漫山遍野而來。旂號重重。互延。

數里。望。去。何。止。四。五。十。萬。人。馬。官。軍。不。滿。五。千。兵。勇。都。有。懼。色。郭。松。林。立。馬。陣。前。圓。睜。虎。目。看。了。片。時。霍。的。將。身。上。馬。掛。脫。去。挽。高。袍。袖。用。手。中。刀。柄。把。坐。騎。後。胯。一。拍。那。匹。馬。尾。鬃。直。豎。逕。向。對。陣。冲。來。松。林。舞。動。大。砍。刀。如。赴。壑。之。蛇。翻。風。之。隼。左。馳。右。突。勇。不。可。當。把。前。隊。敵。兵。殺。死。無。數。太。平。軍。遠。道。而。來。尙。未。列。成。陣。式。不。防。被。松。林。一。人。一。騎。殺。入。攪。亂。隊。伍。達。開。在。後。督。隊。聽。得。前。面。有。將。冲。入。忙。帶。手。下。一。衆。兵。將。趕。來。迎。戰。已。被。松。林。潰。圍。而。出。馳。回。本。陣。國。荃。登。樓。車。瞭。望。見。敵。兵。陣。後。塵。頭。翻。滾。知。石。軍。大。隊。到。來。傳。令。前。軍。併。力。接。戰。另。派。饒。將。蕭。孚。泗。帶。三。百。步。兵。在。三。曲。灘。左。側。山。中。埋。伏。鳴。金。擊。鼓。放。砲。搖。旂。虛。張。聲。勢。使。敵。人。疑。有。埋。伏。孚。泗。領。令。去。了。又。命。彭。毓。橘。帶。兵。三。百。銜。枚。息。靜。多。備。火。繩。火。箭。往。右。邊。樹。林。中。燒。烟。放。火。以。驚。敵。人。彭。弁。亦。得。令。而。去。國。荃。親。執。桴。鼓。催。軍。進。戰。兩。軍。酣。鬪。呼。聲。動。天。自。午。至。申。未。

分勝負。國荃望敵旂無際。督戰愈急。陣前烟霧迷茫。昏翳天日。文翼陳湜松林等冒烟直入。達開正鼓。勵精神與敵軍竭力相持。忽見右側林內火光突起。烟漲通天。急令左右探視。回報但見火光。烟氣並無人聲。石軍不辨虛實。十分驚疑。接連左邊山谷中砲聲響亮。鼓角齊鳴。且見峯迴路曲之處。隱隱有旂帶飄動。那些兵士見兩下皆有埋伏。心中未免慌亂。陣脚一動。那裏屯紮得住。數十萬人馬一齊倒退。好如山崩岳塌一般。號令如何禁止。得住前隊聽得後陣移動。都回頭駭顧。須知戰陣之際。間不容髮。心神一散。官兵早槍力齊上。殺至面前。太平軍大敗奔逃。自相踐踏。死者無算。清兵追奔逐北。斬首五千餘級。奪獲器械無數。國荃探知達開已經去遠。卽令回兵進薄吉安府城。守將羅亞春早知清兵將到。已預先儲蓄糧草。添補守具。後聞翼王救兵將至。十分喜悅。當三曲灘合戰之時。亞春早經得信。因恐清軍趁虛來



襲不敢出城接應。此時見清兵大隊回攻。情知救兵失敗。軍心未免懼怯。尙恃糧草足備。可支數月。略覺放心。吩咐謹慎守把。親自四門點視。晝夜無眠。再說國荃兵至城下。安營已畢。乘馬往各處閱看。一週見此城倚山背水。高峻異常。回營升帳。謂諸將道。吉安雖小小府城。但形勢可憑。難攻易守。城中守賊羅亞春。乃梟悍之渠。賊中頗有名譽。我軍雖銳。未必能一鼓而下。此地南通兩粵。西接三湘。地當孔道。處處可通。若不嚴密巡邏。斷難絕其接濟。且竄道不絕。卽幸而破城。亦必貽害鄰郡。爲他處士紳所唾罵。我欲於西南二處。設立汛地。諸君誰願擔任守汛之責。閃出郭松林及哨弁李臣典。同聲道。末弁等願往。國荃道。守汛之事。只要精細的人。就可勝任。不比斬關奪隘。爾等在我帳前。自有用你的地方。郭李唯唯而退。國荃另派毛有銘。劉連捷。分兵去守。叮囑多派邏騎。嚴密梭巡。不可放一人一騎過去。卽有百姓經過。亦

須細細搜查。有無夾帶。方可放行。但不准藉端搶劫。擾累良民。如有疏虞。違犯定按軍法。二人領令去後。國荃分兵緊困各門。輪班攻打。或一日數攻。或間日一攻。城兵應接不暇。刻無甯晷。個個精神困倦。力盡筋疲。羅亞春屢次修書遣人縋城告急。從未見一人回報。心中萬分焦急。國荃度其糧食將盡。且見守陴兵士。都有困倦之色。卽時傳下號令。准備明日破城。衆官兵磨拳擦掌。到了次日。大隊人馬。楊威耀武。直逼濠邊。郭松林手執藤牌。奮勇當先。緣梯而上。亞春督衆支持。無奈兵士飢疲已極。清兵又蓄銳日久。勇氣百倍。不滿一個時辰。早被攻上城頭。松林陳湜盤住亞春。轉輾苦鬪。文翼催軍陸續齊登。把守兵誅戮殆盡。亦來幫助松林。亞春心中慌亂。軍器略慢。早被松林一刀砍中右肩。痛極倒地。松林趕上一步。割取首級。所有手下精兵。並無一人投降。殺戮殆盡。登時將吉安府城克復。正是。

奪情孝子方廬墓。投筆書生又闢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胡林翼再收武漢

張玉良力復杭州

却說曾國荃克復吉安。整隊入城。派兵分段搜殺。三曲灘對面之敵。亦空壁宵遁。與石軍合爲一處。達開因瑞州臨江等城均被官軍收復。無地可歸。旁皇路岐。手下心腹楊七麻子密告道。我兵雖敗。尙擁衆十餘萬。安在不可振作。若回轉故鄉。弟兄們必散歸耕種。再欲東來。誰肯相從。現在武昌被困。羅大綱正在危急之時。我兵若間道去援。彼必感我。只要保得武漢。進退自如。何往不可。達開大悟。點頭稱是。卽日拔隊東向。行抵蒲圻縣地方。忽接探子報稱。武昌漢陽均爲清軍攻破。羅大綱曾永照等一齊被捉。刻下水陸清軍正在攻打九江。達開聽了一嚇。對楊七麻子道。武漢已失。欲進不可。只得退。

回廣西再圖別計。楊七沉思半晌，答道：「王爺既決計回鄉，某亦不敢再阻。但須將兵分爲前後兩隊，方可彼此呼應。未知王爺鈞意如何？」達開依言分兵一半給他，作爲後隊。自己統七八萬兵，從新甯城步等處山僻小路直趨桂林。清巡撫曹澍鍾督率文武登陴守禦。一面遣人赴兩湖告急。達開想等後隊到了，一同攻城。豈知七麻子不願回粵，沿江東下。蘇省去了。現皆按下慢表。再說武漢如何克復，待在下細細講來。原來湖北軍事自羅澤南死後，老湘營歸李續賓接統。仍紮花園等處。胡林翼督同成大吉、石清吉、王國才諸將，在洪山駐營。東西兩軍旂鼓相望，互爲援應。將武昌城外敵壘掃除，將盡。僅存北門、棋子嶺、三壘、西門、方家村、三壘而已。羅大綱在城中嚴防密堵，用盡心機。又派國宗、石化順分兵去保漢陽。自己同曾永照、區大原等小心巡察，日夜無眠。永照謂大綱道：「北城所恃以爲固者，洪山花園耳。今兩處皆

爲敵軍所得險要。盡失。安能久守。我等若不早作良圖。恐一朝城破。玉石不分。如之奈何。大綱道。我自從粵中起事以來。頻年道路受盡風霜。今實厭於奔走。現聞翼王大兵將來。此解圍偷徼天之幸。勝得敵軍不難。轉危爲安。萬一有失。誓當與此城同碎耳。永照道。大哥天生筋骨。練成十八般武藝。就此湮沒。豈不可惜。依愚見看來。今且棄此孤城。投往九江。再圖後舉。想林指揮必肯相容。豈不勝於困坐待死麼。大綱低頭半晌。不覺嘆口氣道。我久踞湖北。今死於此地。亦屬天理循環。爾等如願他往。各從其便。永照道。大哥既然不去。小弟安敢獨往。自然同生同死的了。區大原在旁默然不語。正談論間。忽報西門方家村營壘被敵兵攻打甚急。將次失陷。請令定奪。大綱急忙起身。帶了數百名心腹。逕出西城。水照在後相從。區大原在城把守。衆人行抵方家村。但見大隊敵軍。逼臨牆外。洋槍火炮。密麻似的向壘上打去。仰觀旂

號却是胡營人馬。成大吉石清吉。手執令旂。在左右翼督陣。雖壘上矢石如雨。敵兵却奮勇直前。第一道壘牆已被炮子打破。敵兵乘勢吶喊而登。恰值羅曾二人趕到。拚命接住。爭奈清軍聲勢浩大。長槍短劍如鳥雲捲地而來。太平兵屢敗之餘。其氣已餒。發一聲喊。四散奔逃。任你三頭六臂。但單人獨力。如何能穀支持。只得棄了營壘。和曾永照退入城中。閉門堅守。尋區大原時。衆人多說不知去向。原來區賊見大勢已去。趁羅曾二人出戰之時。收拾些金銀珠寶。帶了擄來得寵的女子。悄悄逃出東門。到僻靜處。換去衣服。剃短長髮。由水路回轉廣東去了。羅大綱不見大原。情知他去。便對曾永照道。大原與我相處多年。不料患難之間。竟至舍我而去。可見人心難測。但許多小弟兄當中。亦難保無變心的。倘生內變。如何是好。賢弟可爲我加意梭巡。以防不測。永照領命。自去準備一切。慢表。再說成大吉等大獲全勝。將方家

村三壘一律掃平。胡公分兵二千。命石清吉在彼駐札。以絕城西竄路。又發令箭。命李續賓帶本部精兵。剋日去攻棋子嶺敵壘。續賓得了檄文。心想花園係濱江要地。不可無兵扼守。卽留下二營。命劉蓉仍札原處。自統四千五百人馬。從洪山背後抄去。直抵北門。豈知壘中兵將。見左右各壘均爲敵軍所破。自己孤立無依。十分胆怯。及至敵兵來攻。那個還敢迎敵。多紛紛奪路而逃。清兵未折半矢。竟將棋子嶺三壘一鼓而平。此時大軍三面薄城。兵民涵懼。羅曾二人拚死抵拒。灰瓶矢石。擺滿城頭。城中百姓凡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願授兵登陴。撫署四週堆積柴草。預備城陷之後。縱火自焚。大綱永照分頭巡視各門。日夜不息。防備極其周密。但號令雖嚴。而手下衆兵心中已經懼怯。不過爲威力所驅。勉強相從而已。所以守到第三日。清軍併力攻打西門。雲梯軟架佈滿城根。又在洪山頂上安設大砲。對準城頭。施放黑烟。

滾。冒。彈。子。橫。飛。把。守。兵。打。死。無。數。城。上。血。肉。紛。激。腥。氣。觸。人。然。太。平。兵。旋。死。旋。集。終。不。肯。退。羅。曾。二。人。見。軍。勢。危。急。都。到。西。城。督。戰。正。在。相。持。不。下。之。際。猛。聽。得。東。北。角。上。一。片。喊。聲。火。光。大。起。大。綱。見。了。大。驚。道。不。好。了。急。命。永。照。在。此。拒。持。自。己。抽。身。望。北。趕。去。將。近。北。門。劈。頭。遇。見。成。大。吉。殺。來。一。聲。大。喊。長。槍。直。刺。咽喉。大。綱。不。及。招。架。忙。把。身。子。一。偏。躍。下。城。頭。奔。入。撫。署。吩。咐。放。火。霎。時。間。火。勢。薰。天。連。屋。連。人。化。爲。灰。燼。此。時。曾。永。照。在。西。門。城。上。望。見。撫。署。火。起。便。知。大。綱。已。死。但。心。中。疑。惑。不。知。何。故。忽。然。下。城。自。盡。略。一。沉。吟。未。及。照。顧。下。面。忽。被。一。枝。弩。箭。橫。射。過。來。竟。從。左。頰。穿。透。右。頰。大。叫。一。聲。雙。手。捧。住。面。頰。鮮。血。直。流。衆。兵。見。主。將。受。傷。更。加。大。亂。料。想。守。也。無。益。大。半。各。顧。性。命。越。城。逃。生。只。有。那。些。助。守。的。百。姓。最。是。可。憐。紛。紛。跪。在。城。頭。高。叫。我。們。是。本。城。百。姓。因。被。賊。人。逼。脅。不。得。已。而。相。從。求。爺。們。刀。下。超。生。官。兵。那。裏。相。



信依舊亂砍亂擊。直至續賓到來。聽得多是武昌口氣。吩咐且慢開刀。帶過一邊。俟審明後發落。衆百姓方得免死。後來胡公派委員鞠審。凡係本城百姓。一概釋放。當下清軍整隊入城。救滅餘火。衆將陸續報功。石清吉獻上永照稱。在城上拿獲胡公看時。見永照面帶重傷。鮮血模糊。不能言語。無供可錄。就命推出凌遲處死。將首級傳示被擾地方。以快人心。又命查羅大綱下落。自有降兵稟明。已在撫署焚死。又將城中藏匿餘賊。搜殺淨盡。盤查倉庫。出榜安民。鳩集工匠。重將撫署房屋修葺。蓋胡公在武昌督兵鎮守。傳令歇馬。三日。派李續賓石清吉進略漢陽。石化順得敗兵報信。已知武昌失守。料知清軍不日將到。便和左右商議道。武昌兵多將廣。城峻池深。尙且不能拒敵。此地小小府城。糧草又少。倘被他四面圍困。外無援兵。焉能保得無恙。我思鸚鵡洲乃水陸要衝。從武昌而東。必經此地。不如在此結成營寨。倚漢水爲

城如能守住。固佳。卽有不利。亦可沿江東退。爾等以爲何如。衆人皆稱妙計。石化順就將漢陽之兵。悉數調至鸚鵡洲。只留數百老弱守城。在漢水之旁。扎起三個大寨。豎立木城。阻路清軍。續賓等軍抵鮎魚套。探子報稱賊兵不守郡城。在鸚鵡洲扎營阻路。續賓便令離洲五里安營。同石清吉並馬出觀。見對面一帶木城。高有數丈。裏面三座營盤。結成品字之式。旌旗飄蕩。戈戟光明。續賓凝望移時。眉頭一縐。計上心來。與清吉說明如此。如此。清吉連聲稱善。二人緩轡而回。當晚無話。次日續賓命一百名軍士。每人帶火藥一包。冲至木城近處。丟棄奔回。另派五百名軍士。多帶火弓火箭。待火藥兵回陣之後。觀准藥包射去。登時。巨聲陡作。恍如爆竹一般。濃霧飛騰。木城盡著。更兼藥力猛烈。把合抱的巨木。拔出地上。彈得東倒西歪。柵內守兵。竭力汲水施救。比及火熄。木城已燬去大半。清軍陣上一聲砲響。五千名精卒掩殺過。

來前隊都用長竿挑去殘木大刀闊斧直砍營濠化順不能抵敵吩咐緊閉營門登壘拒守清軍把東面敵營圍之三匝續賓令軍士皆手槍伏地行近濠邊始起立施槍前者既殫後者復登自辰至未三營皆克化順率衆狂奔要想東出金口但望見沿江一帶帆影迷離旂光掩映疑有官兵埋伏不敢過去仍向漢陽而逃行至城下正欲叫門忽然號砲響處鼓角齊鳴無數清軍佈滿雉堞中間立著一員大將手持畫戟紅頂花翎指着城下大喝道逆賊聽者此城已爲我所得爾等休想入城若知順逆之理速速倒戈投降尙可免死若再甘心爲賊可知死在目前一面說話一面挽起雕弓搭箭向化順射來化順望左急閃那枝箭從額旁飛過打了一個寒噤手下敗殘兵士見前後無路齊齊跪在城下口稱願降化順見不是頭忙帶數十名隨身騎兵回馬飛逃豈知續賓正從後面追到揮兵圍殺將化順等盡數生擒清吉

下城收了降衆。與續賓相見。遂將漢陽府城克復。原來當續賓開仗之時。清吉從遠路繞至漢陽城中。只有些老弱守兵。那敢拒敵。而成了大功。此時二將合兵一處。高唱凱歌。遄回武昌省城。胡公得了捷報。心中大喜。慰勞將士。犒賞三軍。檄令荆宜施道李續宜分兵暫駐漢陽。以資鎮懾。命將逆酋石化順正法。示衆。即日具奏告捷。與湖廣總督官文交籌東征。以都興阿統馬隊。李續賓統步軍。楊載福統水師。而李孟羣王國才石清吉等。隸都興阿部下。連克武昌縣黃州府興國大冶蘄州蘄水廣濟黃梅各城。兵至九江。城外消息傳至金陵。天王大驚。急召李秀成李侍賢胡以晃等商議。因以晃從前養病在家。不與兵事。此時病已全愈。故亦在座中。當下朝見就坐畢。天王先開言道。湖北全省均爲妖兵所復。長江樞紐已失。翼王一去久無音信。萬一九江安慶再有疎虞。妖軍朝發夕至。天京亦屬可慮。況和張二妖頭扼扎江

濱。眈眈虎視。若長此受圍。終非善局。諸卿有何妙策。可解此圍。秀成道。林啓容。智勇足備。葉芸來。謀力兼優。儘妖兵一時之力。未必能破此二城。上游之事。暫且丟開。倒是和張之兵。近在咫尺。眞乃心腹大患。必須設法對付。方妙。以晃點頭道。兄言固是。但張國樑。張玉良等。勇冠三軍。非力戰所能勝。總宜分其兵力。使彼疲於奔命。方可圖之。秀成道。蘇浙爲膏腴之地。清軍糧餉。皆出於此。諒和張不能不統籌兼顧。目下常州一路。雖屬不能前進。若另出奇兵。取道皖南。入浙。不過數日路程。可抵杭州省城。昨據浙江探子來報。杭州城中。一無警備。我兵倍道疾趨。定能得手。和妖若不分兵去救。即可由浙入蘇。若爲我而至。存營兵力必單。我軍却棄杭州不守。返兵回撲。老營使他措手不及。何如。侍賢以晃均各稱善。天王謂秀成道。此行非卿不可。卿其爲我一。行。秀成領諾。三人辭了天王。各回府第。次日秀成選了五萬輕騎。星夜渡

江從太平宵國襲入浙江。連下嚴州、分水、富陽等郡縣。離杭城只有二百二十里。省中尙未知覺。浙撫羅遵殿本派候補道員張炳元督辦團練。這日得了難民警報。炳元登武林門瞭望。但見烽火燭天。還只道是土匪。及至望見旂號。方知是大隊敵兵。疾忙閉城守禦。擾攘之間。已有數十名細作混進城中。須臾間。喊聲震地。敵兵已逼城河。在艮山門外支板爲梁。施放鎗砲。那些團練守兵。多是招的游手好閒之輩。平日酗酒賭博。欺壓良民。是他拿手。本領如何能臨大敵。見了太平軍容。早嚇得屎尿直流。一心只想逃命。勉強守到晚間。忽城中幾處火起。百姓大亂。遍地哭聲。城外敵兵趁勢鳴金擊鼓。奮勇猛攻。守兵知有內應。無心拒守。各自奔逃。被伏兵殺上城頭。斬關落鎖。招呼大隊入內。張炳元率衆巷戰。力竭陣亡。羅巡撫及學政張錫庚等文武百官紛紛殉難。駐防將軍瑞昌勒兵堅守滿城。李秀成修書縛置箭上射入城。

內旂丁拾得。獻上瑞公。瑞公拆書視之。其略云。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致書於瑞將軍。足下竊維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我天國大兵百萬。勇將千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軍守此孤城。地不滿十里。兵不過數千。內無糧草。外乏救兵。安能抗拒天兵。古云。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將軍若束身歸命。上不失封王之位。下可全無數生靈。孰得孰失。惟將軍思之。諒之書不盡言。專待來命。瑞公閱竟。勃然大怒。要將來書扯碎。喝令開城。決一死戰。副都統來升止之道。且慢。現在外城已失。兵膽方寒。與之決戰。斷無勝理。我料江南大營必有探子在浙。諒已知此地失陷之信。和雨亭豈能坐視不出。五日救兵必至此。時且用緩兵之計。緩過幾天。再作道理。瑞公道。只恐賊人不信。奈何。來升道。只消如此說法。斷無不允之理。瑞公依議。卽修書回覆。秀成稱一時衆心未洽。尙容勸導。請稍緩五日。自當捲甲來降。秀成閱畢。回書。

微笑道。此是緩兵之計。須瞞我。不過。但我的本意。並非欲得杭州。今若急攻滿城。恐傷兵力。不如將計就計。假作不知待他救兵到來。我卽還撲江南老營。便了。算計已定。遂傳令把滿城軟困。不必攻打。瑞公密派心腹。改裝出城。赴江南大營告急。行至半途。正遇張玉良大軍來到。原來和大臣得知敵襲杭州。卽與張國樑商議。令玉良帶領一萬精兵。星馳赴浙。倘或杭城已失。卽力圖恢復。玉良得了軍令。趕緊起程。甫及浙境。已知省城失守。玉良催趲軍士。馬不停蹄。行了一晝夜。已到武林門外。遣從九徐殿臣。裝作太平軍模樣。預先混進城關。約會瑞將軍出兵相應。此時李秀成探知官軍將到。早於昨日起身。從別路返趨江南。留下主將汪大發。在杭踞守。囑咐明白。如官軍攻打不力。卽可久守。如果勢不能敵。不妨棄城回南。故此城門雖閉。並不十分嚴禁盤查。徐殿臣得以出入自如。瑞公得報。卽統率副都統來升。佐領傑純。



出隊殺賊。城中砲聲震動。喊殺連天。玉良在城外聽得。知是滿兵開仗。卽吩  
咐併力攻城。一聲令下。大小三軍。支竹爲橋。越過護城河。適良宮山緊靠城  
根。率兵依山設梯。奮呼直上。汪大發正與滿兵接戰。不能分身。城上只有幾  
個小頭目。在彼督守。後參將鳳鳴岐。躡身躍登。舉刀亂砍。衆軍隨著一擁上  
城。那些守兵。本聽秀成口氣。不必定要苦守。誰肯拚性捨命。一聲口號。多望  
城下而逃。玉良督衆進城。到南校場。接應滿兵。汪大發正和傑純殺得難解  
難分。忽見官軍破城而入。吃一大驚。急忙虛閃一刀。抽身逃走。傑純那裏肯  
捨。緊緊追來。瑞公亦揮動令旂。滿兵乘機掩殺。呼聲動地。屋瓦皆飛。玉石不  
分。殺得死尸載道。血滿街衢。大發幾爲傑純擒住。雜在亂軍中。一路出清波  
門而逃。瑞張二公不去追趕。收兵相見。各訴一番近日軍情。王良卽欲告辭  
回營。瑞公挽留道。蒙公拯救水火。銘感不忘。但杭城殘破之餘。恐大兵去後。

賊人復生。窺伺乞公。暫留數天。俟新任巡撫到時。然後榮行。玉良應允。隔未旬日。新簡浙撫王有齡。自河南到杭。接印視事。適衢州屬常山等處土匪竊發。勢頗蔓延。王撫卽奏請玉良移師勦辦。玉良知浙事難以速竣。遣人回復和公。豈知就在這幾日中。江南大營潰散。和春張國樑敗亡。江督何桂清退走常州。江蘇戒嚴。正是

西湖纔喋千軍血。南國重生一線機。

欲知詳細情形。且俟下回慢慢寫來。

第二十一回 和大臣驕縱失丹常 李忠王偏師下蘇浙

却說向忠武死後。欽差大臣和春接辦江南軍務。與金陵之兵大小數十戰。勝多敗少。未免有驕縱輕視之心。以爲金陵指日可克。不把敵人放在心上。將有驕心。兵皆暮氣。任令合營早眠宴起。雜亂喧譁。軍士酗酒賭博。無所不

爲不復遵依規矩。從前向公所定營規廢弛殆盡。麾下兩個總兵一名王浚。一名劉天雄。皆貪鄙讒諛之輩。一味窺和春意。脅肩諂笑。曲意逢迎。和公十分信任。凡事皆與商議。王浚知和春素有圍棋之癖。特往常州邀請著名國手陳某至營。與和春終朝對弈。不理軍事。一切往來公牘。都由王劉二人代拆代行。一旦小人得志。就竊權弄柄。擅作威福。勞者不賞。逸者無罰。并縱令各處守汛軍士。攔劫過路難民的財物。劫得之後。暗地分肥。百姓怨聲載道。時常有人來營控告。無奈進來稟帖。必先經過二人之手。不是延擱不理。就是批斥不准。因此那些無賴軍士。一日膽大一日。越發肆無忌憚。張國樑見營規日壞。敵勢愈張。心下悶悶不悅。屢次在和春面前婉言諷勸。說明劉王二人乃奸佞之徒。不可過於重用。語極懇切。豈知和春非但不聽。反嫌國樑多事。後來說得多了。耳根聽慣。以爲口頭常語。轉覺得絮聒可厭。國樑

無。可。如。何。惟。有。長。吁。短。歎。而。已。此。時。隆。冬。天。氣。寒。冷。難。禁。彼。此。皆。不。開。兵。營。中。得。以。安。然。無。事。到。了。正。月。中。旬。侍。王。李。世。賢。進。窺。江。浦。軍。勢。甚。盛。守。將。應。占。魁。飛。書。告。急。適。和。春。終。夜。手。談。尙。高。臥。未。起。王。浚。將。文。書。捺。住。不。發。救。兵。國。樑。在。後。營。點。視。糧。艸。未。完。不。知。此。事。應。占。魁。苦。守。三。晝。夜。力。竭。捐。軀。侍。王。得。了。江。浦。又。連。取。浦。口。大。營。尙。茫。然。不。覺。直。至。敗。兵。奔。回。報。信。方。纔。得。知。國。樑。頓。足。歎。道。可。惜。向。公。從。前。一。番。心。血。付。之。流。水。從。此。西。路。又。添。一。重。荆。棘。矣。就。追。問。敗。兵。何。以。不。先。來。報。信。回。稱。三。日。之。前。曾。有。文。書。到。來。因。救。兵。不。至。以。致。失。陷。國。樑。命。營。中。文。案。檢。查。案。卷。豈。知。遍。尋。不。獲。情。知。又。爲。二。奸。所。誤。請。和。春。追。究。此。事。和。春。並。不。深。查。含。糊。了。事。王。浚。等。愈。加。放。胆。倒。與。國。樑。結。成。嫌。隙。每。每。吹。毛。求。疵。尋。摘。短。處。在。和。春。面。前。獻。讒。道。國。樑。自。恃。功。高。大。有。蔑。視。元。師。之。意。背。地。裏。自。己。誇。口。謂。營。中。一。切。事。務。全。仗。着。他。元。師。不。過。

坐享其成。我豈甘受他約束等語。和春聽了。心中雖然不悅。但亦素知國樑忠勇無他。因說道。若說國樑呢。一營倚以爲重。原是實話。惟背後談論。自屬不合。你等出去。我知道了。從此和春與國樑。不免心存芥蒂。同事之間。總有些參差不合。國樑不解其故。只得由他。嘗私謂玉良道。將師不和。最非吉兆。去歲烏集蠹上哀鳴。不去前日大風吹折旂杆。營牆之外。夜間輒聞犬哭。這都是上天警戒。預示敗徵。若不齊心。改禍將踵。至今元帥如此驕縱。是速其敗也。我曹其爲虜乎。玉良道。和公本非統師之才。又濟以劉王二人之奸營事。日非殊堪。浩嘆。近與足下似有齟齬。未識因何緣起。國樑道。我亦不知。玉良接口道。莫非又是三畫之故。國樑點頭道。也未可知。但我與二人並無深仇宿怨。何意忽生陷害之心。玉良道。此輩小人心胸難測。況和公耳根極軟。輕於信讒。足下宜留神。一二國樑慨然道。我總自盡職分。聽命於天。至於

禍福榮辱且自由他罷了的與歎息不置看官須知君子小人原有不能兩立之勢然小人可廁君子之列君子不能入小人之羣從前有個比方說君子如水小人如油不論何物入水而清染油而污是不消說了譬如煎了一鍋沸油攪入一滴清水就必剝剝務爆盡而後已所以小人隊中雜一君子必傾軋而不相容又使燒了一鍋滾水任你攪入多少清油總是安安靜靜不動聲色然却油自油水自水毫不混淆所以君子隊中雜一小人仍涵容而不相染就是這個道理那張國樑係正直君子而王浚劉天雄乃朋比小人自然兩不相合和春則可善可惡在君子小人之間與善人居卽爲善人與惡人處卽爲惡人惜乎爲劉王二人所蔽以致身死名裂可勝浩歎閑話休題言歸正傳當浙江告急之時王浚謂天雄道國樑屢次和我們作對將我們隱事說破甚爲可惡現趁浙江告警我與你攬撥元帥令他帶兵前

去落得眼前清淨一時。你道如何。天雄稱善。二人就慫恿和春。派國樑赴援浙江。和春允之。卽與國樑商議。國樑暗想道。此時二人厭我在此。故欲借端遣我耳。我想敵人此行計頗不測。蓋欲分我兵力。乘虛求逞。我若一去。倘敵人大隊壓營。士無鬥心。必然潰散。和帥自取其咎。固無足惜。但東南數十州縣。賴以屏蔽。一旦有失。賊人長驅而東。蘇常皆將不保。知之者謂罪不在我。不知者謂我畏難先避。豈不喪我一世英名。乃抗聲答道。浙江之急。固不可以不救。但賊人之意。未必在浙。或欲乘我兵分。備單之時。四面圍逼。以解金陵之圍。今江浦浦口。相繼被陷。西路緊急。士氣方寒。國樑守護中軍。豈宜遠出。卽幸賊人並無此意。而大營根本之地。亦不可不厚集兵力。以爲之防。還請大帥斟酌。和春道。然則派何人前去。方可。國樑欠身道。以鄙見看來。玉良軍門勇冠三軍。爲賊人所畏懼。且久任遊弋道路。熟悉應可。獨任一軍。委之。

前往必不辱命。幸大帥裁酌施行。和春想了一想。遍觀左右將官。別無他人。可使。卽拔令箭一枝。派張玉良帶兵一萬。趕赴浙江。此時江南大營。除玉良帶去人馬之外。存兵不滿三萬。郝彪、陳邦瑞皆因傷疾。舉發臥病在床。可靠將領。祇有張國樑、余青雲二人。而敵國侍王李世賢。方從江浦渡江。至雨花臺。與清軍對壘。每日出兵挑戰。互有死亡。旬日之外。忠王李秀成率領大隊。從杭州截回。又約會鎮江守將吳如孝、鐵玉剛。率兵攻官軍之背。三路夾擊。將大營團圍住。數十萬悍兵。晝夜攻撲。以西洋落地開花大砲。前後轟擊。聲動天地。清軍憑濠堵禦。負土塞牆。無奈壘牆久未修築。泥土甚鬆。被太平兵暗開地道。乘夜轟裂。一聲巨響。走石飛沙。烟塵蔽空。血肉如雨。把清軍壘牆。轟去二十餘丈。譚紹洸、陳坤書、鄧雲官等衆驍將。率領兵衆。奮勇衝營。余青雲手執長鎗。獨當缺口。連挑敵兵數名。奈因寡不敵衆。身受重傷。被譚紹



澆一槍刺中左脅，死於非命。太平兵愈進愈多，殺至中軍大帳。張國樑見大勢已去，無心迎敵，慌忙保著和春，當先殺出重圍。郝彪、陳邦瑞亦扶病同奔。只把那棋國手陳某嚇得魂不附體，要緊逃命，還捨不得棋子，雙手捧了二個棋筒，跟踉蹌蹌拔步而奔。怎奈心中越急，脚下越慢，險些兒被賊兵追上。幸王浚一眼瞥見，急忙抱置馬上，只因用力太猛，陳某覺得疼痛，二手一鬆，棋筒落地，黑子、白子散滿路中。陳某連聲可惜，扒在馬背上發抖。王浚拾得一根草繩，把陳某緊緊紮在案轡之上，加了三鞭，隨著衆軍飛逃。李秀成催動大兵，遮天蓋地而來。國樑命陳郝二將保護和春等一衆文官及棋國手陳某在前先走，自己同王浚、劉天雄斷後一路且戰且退。太平軍前隊排列數千枝西洋毛瑟快鎗，并用強弓硬弩，如雨點般打來。清軍中箭著鎗，不計其數。劉天雄亦中彈墮地，軍士逃命要緊，不及搶救，死於馬足之下。王浚正

拍馬狂奔，忽刺斜裏飛到一個彈子正中，坐騎右眼。那匹馬本是大宛良產，性極馴良，但此時受疼已極，不服羈勒，一頓奮迅騰擲。王浚控御不住，只得乘其亂跑，不防從大樹底下經過，橫著一株極大丫枝閃避不及，竟將髮辮纏住雙足，又套在葵蹬之內，急切不能褪出。兩下用力牽扯，幾乎把王浚身子扯爲二段。及至肚帶迸斷，鞍韉脫落，那王浚的頭頸已扯得一尺餘長，竟掛於樹上而絕。這匹馬落荒而奔，不知去向。看官劉王二人這等死法，實爲可慘。然和大臣之驕縱二人實阿諛成之一死，不足以蔽其辜。當時雖然落了殉難之名，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仍不能免於清議。怎比得國樑一樣，爲滿清盡忠，至今猶赫赫英名，令人景仰，人亦何苦而爲奸佞哉！閒說不題。當下官軍敗至丹陽，陳某自回常州去訖。和太人等率領殘衆疾忙進城。江督何桂清本來駐紮丹陽，忽聞大營潰散，驚得面如土色，冷汗直淋，拍案頓足。

道。怎。好。怎。好。三。脚。兩。步。趕。到。外。面。恰。遇。和。春。氣。喘。吁。吁。狼。狼。入。內。也。無。暇。告。訴。細。情。一。同。上。城。觀。看。但。見。國。樑。率。領。殘。軍。已。逃。至。城。下。後。面。塵。頭。大。起。敵。兵。蜂。擁。而。來。國。樑。見。勢。已。危。迫。不。及。進。城。就。命。軍。士。在。丹。陽。湖。邊。立。隊。迎。敵。此。時。手。下。人。馬。不。滿。萬。名。更。兼。大。半。受。傷。精。神。不。振。太。平。兵。乘。著。銳。氣。鼓。噪。直。前。勢。如。山。倒。鐵。玉。剛。挺。起。鬼。頭。刀。當。先。領。隊。陳。坤。書。郜。雲。官。等。亦。各。執。軍。器。恐。後。爭。前。直。向。清。軍。陣。裏。捲。來。國。樑。單。人。匹。馬。手。橫。丈。八。蛇。矛。瞋。目。大。呼。接。住。敵。軍。廝。殺。敵。衆。鎗。刀。齊。上。圍。之。數。重。國。樑。奮。起。神。威。左。冲。右。突。須。知。一。人。拚。命。萬。夫。莫。當。何。況。國。樑。神。力。天。生。又。懷。了。必。死。之。念。真。個。是。弄。風。猛。虎。醉。酒。斑。彪。只。見。鎗。光。明。處。血。雨。紛。霏。挑。死。敵。兵。無。數。究。因。寡。不。敵。衆。身。上。亦。受。數。創。血。滿。征。袍。李。秀。成。在。高。處。望。見。傳。下。號。令。如。能。擒。得。張。妖。頭。者。官。封。侯。爵。賞。給。千。金。衆。人。多。想。爭。功。個。個。出。力。死。鬥。戰。至。日。晡。時。分。國。樑。肩。際。又。

爲流矢所中。痛不可忍。且四面望去。敵兵重重疊疊。漫無際涯。自知力量已竭。料不能免。恐失手被擒。爲敵所辱。急忙立定主意。帶轉編韁。往東北隅沖去。舞動手中長矛。使一個玉帶圍腰之勢。護住全身。拚命殺出重圍。敵衆素憚國樑聲威。不敢十分攔阻。略一退讓。早被國樑縱出圈外。是處與丹陽湖僅隔兩箭之遙。正值新月初上。照得萬頃湖光。清明如鏡。滔滔波浪。寒氣侵人。國樑立馬湖堤。定一定神。見三面皆是敵兵。無路可出。身上傷勢頗重。創口迸裂。覺得轉側不便。知難復戰。仰天長歎。一聲拔出佩劍。正向頸上勒去。忽那匹馬咆哮跳躍起來。國樑道。馬阿。你隨我多年相依。爲命立下多少血汗。功勞今我計盡力窮。不得不與你死別。你可自投新主去罷。那匹龍駒青馬。竟通人性。聽了國樑說話。悲鳴不已。猛然間旋轉馬頭。對湖中長嘯一聲。前蹄一起。後蹄一縱。竟駝了國樑。湧身躍入波心。力勢沉重。登時連馬連人。

直沉水底。太平兵點了無數燈球亮子。趕到湖邊。不見一個人影。祇見碧波蕩漾。之中有幾個水花亂轉。不知國樑已投湖自盡。抑或晝水而逃。疑惑不定。回復了秀成。秀成道。不必管他死活。卽使逃去。諒他一人一馬也濟不得。甚事便催督大兵。盡銳攻城。此時丹陽城中。並無一個大將。郝彪。陳邦瑞。又抱病未痊。豈能當此悍敵。和大臣何總督。慌忙開了東門棄城逃遁。太平兵進得丹陽。已有四更時候。秀成命不准駐足。連夜穿城追趕。侍王李世賢道。半夜已過。弟兄們辛苦了一日。何不歇至天明再趕。未遲。秀成道。非也。兵貴神速。使敵人出其不意。方易成功。今和妖等此去。必投常州。我兵若疾趨壓城。彼必不敢拒守。若遲至明日。使彼得以豫備。轉恐多費力氣。侍賢拜服道。大哥高見。小弟等萬不及一。於是馬不停蹄。一面沿路造飯飽餐。一面星飛追趕。和春等到得常州。喘息未停。聞報敵兵大隊踵至。急得屁滾尿流。陳郝

二將尙想斂兵固守。何桂清恐被長圍所困。忙稱不必倒帶了常州地方官員。一同退向蘇州。路過無錫高橋鎮。恰遇張玉良在彼紮營。原來玉良在浙討平衢屬土匪。剛要邁返江南。忽得大營失守之信。逆料敵人必窺犯蘇。常急問道。馳赴無錫。駐紮高橋。以抗敵衝。方纔立定營盤。已見和春等逃至。略述情由。卽辭了玉良。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奔至潯墅關叩門求入。蘇撫徐有壬堅拒不納。和春等徘徊關下。追退維谷。歷想所以致敗之由。自怨自艾。情知縱能免難朝廷。亦必加罪。左右是死。就取過一枝六門手鎗。撫膺大慟。道我雖深負國恩。但王浚劉天雄二人實誤我不淺。我死之後。有何面目見國樑乎。倒轉洋鎗。意圖自擊。何桂清正欲解勸。和春已扳動火機。鎗子透入太陽穴內。大叫一聲。仆地而死。郝彪陳邦瑞亦自縊於後營。何督痛哭一場。收殮了衆人的尸首。營中無可商議。只得對心腹左右說道。自

狀一事。我實擔手不起。現在進前不可退後。不能爾等有何善策。一個戈什哈上前稟道。這也不難。大人且退往上海暫避凶鋒。彼處有洋兵協助。諒必賊人不敢前往。就可保無虞了。何督道只恐朝廷知之。奈何。戈什哈湊前一步輕輕說道。只消將敗軍之事盡推在和張二人身上。干係就輕了。何公微笑點頭。竟依了戈什哈的言語。逕抵松江。後來清廷查明實在情形。立刻傳下嚴旨。命將何桂清沿途正法。以肅官方。此是後話。再說張玉良放過和春等衆人。不多一刻。但聞鑼鼓喧天。旌旂塞野。太平兵已到面前。玉良命軍士列成隊伍。只等中軍一聲鼓響。大戟長鎗直冲敵陣。玉良提矛飛馬。逕尋敵將交鋒。那太平軍走了一日一夜。人馬都有些困倦。被生力軍橫衝直撞。一陣亂砍。殺得大敗而退。清軍追殺數里。方始收兵。秀成在蘇家渡安營。與清軍營盤相隔六里。次日李世賢從水路抄襲。壓高橋之背。清軍大潰。玉良率

敗卒入蘇州。一時城中大亂。號哭震天。時省城守兵不滿四千。且脆弱無能。不堪大敵。徐巡撫激勵。拊循。勉強授兵。登陣。命玉良以本部扼滄墅關。三戰皆捷。危城少安。不料太平兵乘夜縱火焚關。官軍又潰。玉良知蘇州難保。去而之。浙太平軍三面薄城。將城外民房一齊燒去。連築四座高壘。用開花大砲對准城頭轟擊。把胥門城垣轟開數丈。譚沼洸郜雲官率領前鋒向倒口衝來。守兵不復搶堵。都紛紛下城而逃。郜雲官殺奔撫署。徐有壬投署後。荷池自盡。妻梁氏。妾施氏。子候。補郎中。徐震翼皆從死。震翼年方十五。天性純孝。英偉過人。預先數日。徐巡撫見賊鋒將近。遣之他適。震翼堅執不肯。慨然道。父死。忠子死。孝古今定理。孩兒安忍獨生。徐巡撫點頭道。汝能如此。是吾子也。因以手量震翼身寸。謂其下道。將來昭忠祠中使之旁侍。亦好。其父子忠孝如此。當下署中人衆皆已避匿無蹤。太平軍尋至後園。見荷池中羣尸。



浮起衣冠。齊楚面目。如生憐其忠。蓋就在池旁掘土藁葬。訖方始安民。卽將  
胥門缺口。封築完固。忠王令譚紹洗郜雲官汪大發汪有爲等分兵在城守  
禦。又派護王陳坤書烈王費天將去守常州。自己同李世賢等水陸並進。連  
下嘉興石門桐鄉等府縣。軍鋒逼近餘杭。該處清紳林大吉督辦團練。以爲  
自保之計。又因賞罰不公。衆心離怨。一聞敵至。相率譁潰。縣城遂以不守。敵  
兵風馳雨驟。勢如破竹。逕襲省城。時玉良已回至杭州。奉旨暫署欽差大臣。  
與將軍瑞昌巡撫王有齡商籌防禦。各分職司。瑞王二公在城居守。玉良勒  
兵出武林門紮營。探子報稱賊至稻芒山。離城祇有七里。玉良命軍士在艮  
宮山脚排開陣勢。登山遙望。只見烽火連天。狼煙匝地。無數逃難百姓扶  
老挈幼。號哭而來。後面滾滾喊聲。敵兵似旋風般殺至。玉良讓過難民擋住  
去路。那太平先鋒名喚董樑。並不答話。舉槍直刺。玉良不去招架。身子一偏。

喝聲去罷。長矛已中前心。董樑翻身落馬。李世賢在門旂影裏。見董樑陣亡。心中忿怒。一聲大喊。飛馬衝來。和玉良戰在一處。不上十合。世賢撥馬拖刀。落荒而走。玉良喝道。逆賊往那裏去。飛馬緊緊追來。不防秀成命一隊洋槍兵。潛藏山麓。及至玉良追到一齊放槍。玉良慌忙回馬。左骹已爲鉛子所傷。疼痛難禁。幾乎墮下馬來。勉強咬緊牙關。忍痛奔回本陣。甫到旂門。已然滾下。雕鞍血流滿地。手下偏將親兵。急忙過來扶起。傳令鳴金收兵。掖進帳中。卽請軍醫療治。不料鉛子已深入筋絡。無法取出。玉良痛得人事不知。昏而復醒者數次。延至四更。奄然長逝。軍中失了主將。登時喧亂。一半兵將把玉良尸首抬進省城。一半投降敵人。秀成聞玉良已死。喜道。城中失了張妖頭。軍心必怯。乘此去攻。必然瓦解。就令衆將不待天明。吶喊搖旂。直奔城下。王巡撫等正在悲傷。聞得賊攻甚急。立卽登陴督守。瑞將軍盡調旂丁。在外城

協助自五月圍起。直至新秋。苦守了六十餘天。外援仍不見。至城中糧草告罄。軍士皆掘草宰馬以食。王巡撫知難挽回。手繕遺表。想命人縋城齎往。奈十門皆圍。無隙可走。乃喚公子楚賓吩咐道。我有守土之職。死乃其分。城破之後。汝若幸而不死。可求鄰省大吏。將此遺表。代達朝廷。以明吾志。汝立身之道。我無多囑。不外忠孝而已。楚賓哭拜受命。至七月十四夜間。守兵勞餓兼乘。神思困倦。秀成本坐圍以待。其斃。此時知城中兵力已竭。卽率兵攻上城頭。王巡撫朝服朝冠。縊於大堂之上。副都統來升。佐領傑純。皆巷戰而死。將軍瑞昌在滿城。縱火自焚。正是。

人生自古誰無死。須辨鴻毛與泰山。

要知東南軍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洪楊演義卷二